

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 ——以詩人作品集為討論範圍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副教授
廖振富

摘要

學界針對二二八事件相關文學作品之研究，多集中於新詩與小說，至於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之台灣古典詩，目前尚未見專題論述，本文是此文類之開創性研究。全文共分六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先就題目所指涉的「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作界定並分類舉例說明，以確定討論範圍。進而將筆者初步蒐集之作品以列表方式呈現，提供研究者方便查考的資訊。第三節「相關作品的發表傳播、區域特性與作者分析」，屬於外緣研究，目的在了解作品發表之時間、作者分佈之區域、作者之身分角色與作品內涵之關聯。第四節為「相關作品的主題趨向、書寫角度與思想意涵」，本節屬於作品的內在研究，是全文重心所在，試圖經由不同面向的探討，挖掘相關作品的複雜內涵與精神意蘊。第五節「相關作品的寫作手法與美學表現」，回歸文學層面，屬於寫作藝術層面的探討與評價，第六節為全文總結。

關鍵詞：二二八事件、政治文學、台灣文學、台灣古典詩、戰後初期台灣文學

1 限於時間與篇幅，本文探討之相關詩作，以目前已出版之詩人作品集為主，至於可能散見於當時報章雜誌之作品，有待進一步搜羅整理，本文尚未列入討論。本文為國科會92年度補助研究計畫〈台灣古典詩中的二二八〉研究成果，編號NSC92-2411-H-025-003，特此致謝。

一、前言

「二二八事件」是對台灣當代社會影響極鉅的政治悲劇，關於二二八的歷史與政治研究，可謂粲然大備。就文學角度而言，隨著政治解嚴與民主化的快速發展，台灣當代新文學以「二二八」為創作題材者日益豐富多元，包括新詩、小說、散文、報導文學，都有不少相關作品。與此相應的是：這類文學創作也逐漸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關注，產生不少見解精闢的研究。不過如果考察最早以「二二八」為創作題材的文學作品，有一極少被注意的文類，那就是古典詩²。由於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十分盛行，延伸到戰後初期，不少新舊知識份子仍嫻熟習慣以古典詩為書寫形式，以抒情達意。而這些創作者在「二二八」發生後，以參與者或見證者的身分對此一傷害極大的歷史事件，寫下數量不少的古典詩作品，留下第一手的文學見證。這些作品過去由於政治禁忌，並不易獲睹，目前隨著政治環境與研究風氣的開放，相關文本也就逐漸公開出版，例如《葉榮鐘全集》（葉芸芸主編）、《詹作舟全集》（張瑞和編）、《張李德和詩文集》（江寶釵編）、《周定山作品選集》（施懿琳編）、《陳虛谷作品集》（陳逸雄編）等的出版都是。另外，龍文出版社的「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已出版至第三輯，涵蓋台灣古典詩數十種共六十冊，以及由台灣文學館主辦、施懿琳教授主持的「全台詩」編纂計畫的持續進行，更是大有利於相關研究的開展。

筆者注意到此一主題，源自多年前研究林獻堂詩，對其戰後詩作所流露之幽咽悲涼情調深有所感，但並未注意到他1951年寫於日本的〈三月一日聞雷〉一詩，其實正是寫二二八事件。2000年底而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重新出版，引起筆者極大的興趣，曾先後撰寫〈不有真情不作詩——讀葉榮

2 「古典詩」在此只是新詩（現代詩）相對區分的文類概念，從文類來看，本文是屬於「台灣古典文學」之研究，但就指涉時代與議題而言，其實是屬於現當代「政治文學」之研究範疇。

鐘詩集《少奇吟草》》³、〈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⁴、〈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⁵等三篇文章，筆者發現《少奇吟草》以二二八為題材者數量不少，新版《少奇吟草》收錄洪銘水教授的導讀專文〈《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第三小節「回歸的迷惘」對此已有精闢的論述。而與葉榮鐘交好的莊垂勝、周定山，也都有描寫二二八的詩作。後來陸續蒐集古典詩中的相關作品，因而發現這類作品複雜多元的面向，十分具有研究價值，於是有此篇專題論述。

二、本文討論範圍之界定及作品資料表

二二八事件牽連極廣，影響深遠，所謂「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之認定，涉及內容判定、時間斷限、作者身分等因素。為集中研究焦點，本文「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是指台灣本地作者曾親自經歷二二八的歷史情境所寫之相關作品，寫作時間大多數集中在1947年3月事件後，乃至其後數年間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至於非台灣本地作者之創作⁶，以及台灣現當代（尤其是解嚴之後）有關二二八之古典詩創作，則不在討論之列。而實際判斷詩作內容是否與二二八相關，由於牽涉到詩作解讀的差異，以及二二八事件在當時的高度敏感性及政治禁忌，有些作品在判斷時不免有所爭議，本文盡量以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實是與二二八有直接關聯者始列入討論⁷。以下是就本文所認定「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更具體的分類舉例說明。

3 見《台灣日報副刊》第31版，2001年4月12日。

4 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2卷，頁351-360，2001年7月。

5 見《國文學誌》第8期，頁35-76，彰化師大國文系出版，2004年6月。

6 如1947年4月1日在北平發行的《雪風》雜誌第一期，刊有署名「梁秋水」的長篇五言古體〈哀台民（有序）〉一首（全詩共52句，260字），序言清楚說明是因二二八事件爆發而作。本詩收入《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頁63-64，曾健民研編，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又見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425-426，鄧孔昭編，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但《二二八事件資料集》所收者錯字甚多，且未交代作品出處。

（一）分類說明

第一類，題目、序言、作者自註，或詩句內容直接說明因二二八事件而作，這類作品是最明確而無疑義的，如：葉榮鐘〈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莊垂勝〈自輓（卅六年三月六日於台中憲兵營獄中）〉、〈無題〉⁸、周定山〈步灌園感懷原韻（二二八事件）〉、詹作舟〈二二八事件感賦〉、〈觀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感作〉、陳逢源〈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殘春弔林耕南〉（詩末自註：「二月廿八日事變中不知死所」）、呂伯雄〈竹枝詞「二二八事件」寫實〉（七絕八首）、〈竹枝詞五首〉（「二二八」三週年紀念，並弔政治建設協會眾位同志，及遭害無辜同胞）等。

第二類：題目等相關資料，雖未標明「二二八」，但從詩句內容與寫作時間判斷，可確定是因二二八事件而寫者，此類詩作大多是在二二八發生的1947年所寫，如：葉榮鐘〈三月二日〉、〈哭若泉兄〉二首、〈弔耕南先生〉、〈弔連宗兄〉、〈弔王添燈兄〉等首，石中英〈雜詠：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仲春台北有所感〉、〈丁亥端午有感〉、〈綠野新村〉（民國卅六年丁亥秋）等首，張李德和〈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二夜感賦〉、林玉書〈感時四絕〉、〈感時縱筆〉，李建興〈緊急請見〉、〈疾呼群眾〉、〈安撫地方〉、〈維護交通〉、〈代民請罪〉、〈謁白部長〉等系列七言絕句（均收入「七十一歲回憶吟百首」組詩），林佛國〈集應廟軍民聯歡席上賦呈〉、〈感時呈世佛團長〉等，楊爾材〈丁亥(1947)哭友人〉、〈丁亥哭某友〉。

7 如楊守愚〈遠眺〉一詩，創作年代不詳，內容如下：「杯酒難澆萬斛愁，放懷憑檻且凝眸。入樓風捲西山雨，破浪帆開南浦舟。淮橘舊栽驚變枳，鵲巢此日已居鳩。殘陽細認長鞭影，一徑疏林下子牛。」楊青矗《台詩三百首》頁528-531（台北：敦理出版社，2003年8月初版）認為是針對二二八事件而寫，但筆者懷疑本詩也有可能是日治時期所寫，若然，則其內容應是批判日本統治，感慨台灣命運受制於日本殖民強權之作。由於無法判定是指涉二二八，本文不列入討論。本詩見《應社詩薈》頁214，1970年5月出版。又見許俊雅編《楊守愚詩集》頁45，台北：師大書苑發行，1996年5月。

8 《徒然吟草》所收錄本詩屬無題之作，可能暗示有不便明言的複雜心情，但有長篇序文，敘述頗有微言大意：「丁亥七月，林糊兄為二二八事件，蒙內亂罪嫌被檢舉，高院檢察傳余於十八日出庭作證人，因帶內人、小女北上。隔七八年一至，遍訪諸友，流連六、七日。陳君逢源載酒邀眷遊草山，歸途霧濃雨急，殆至北市乃晴」。

第三類，題目與內容都較為隱晦，但可從其他線索推測乃針對二二八事件而寫，寫作手法多屬隱喻象徵，如：林獻堂〈三月一日聞雷〉、葉榮鐘〈車過竹北有感〉、〈颶風〉、〈憂患〉、〈霪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等首，莊垂勝〈山寺隕墜有見〉、陳虛谷〈連宗約過不果作〉等。

（二）作品資料表

歸納上述，目前筆者初步蒐集到21位作者約90餘首相關古典詩作品⁹，表列如下，以供查考。以下列表，是依照作品原始發表年代之先後為序。其中「原出版時間」，是下一節討論作品「發表傳播」的主要依據。

姓名、出身地	詩題及寫作時間	出處及原發表時間	作者簡介
1、林獻堂 (1881~1956) 台中霧峰	1、〈二二八事件感懷〉 ¹⁰ （七律一首，1947） 2、〈次鏡邨氏鎌倉晤談有感原韻〉（七律一首，1950） 3、〈三月一日聞雷〉（七律一首，1951）	《灌園詩集》（原書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詩集」）頁29、30。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原始出處：1951年出版之《東遊吟草》。	台中霧峰人，地主、社會運動家，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主要領導人，曾任「台灣文化協會」總理。傳統詩社「櫟社」之主要推動者，戰後因對政局失望，自我放逐於日本。

9 以下蒐集之作品，其中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黃文陶《竹崖詩選》，分別由政大中文系黃美娥教授、永靖國小張瑞和老師影印寄贈，敬表謝意。

10 林獻堂〈二二八事件感懷〉一詩，並未收入其詩集中，承匿名審查委員以書面意見告知：「據聞」發表於《正氣月刊》，筆者疏漏未見。惟因時間緊迫，筆者未及查證，容於日後持續追查，特此致謝。

2、楊爾材 (1882~1953) 澎湖人，移 居嘉義	1、〈民國三十七 年感作〉(七古一 首，1948) 2、〈丁亥哭某友 〉(五律四首， 1947) 3、〈丁亥哭友人 〉(五絕八首， 1947)	《近樗吟草》，收 入《全台詩2003 年成果報告書》 頁1566、1575、 1617。原出版時 間：1952。	本為澎湖人，後移 居嘉義民雄、朴 子。日治時期曾設 帳「近樗草堂」教 授漢學，並與日籍 東石郡守森永信光 創立樸雅吟社。
3、張李德和 (1893~1972) 嘉義	1、〈民國三十六 年三月十二夜感賦 〉(七古長篇一 首，1947)	《琳瑯山閣吟草》 頁70~71，龍文版 「台灣先賢詩文集 彙刊」第一輯。原 出版時間：1953 年。	嘉義人，活躍於日 治及戰後初期之傑 出女性詩人，戰後 曾任台灣省議員。
4、林玉書 (1882~1964) 嘉義	1、〈感時四絕〉 2、〈感時縱筆 〉(七絕四首， 1947)	《臥雲吟草》頁 102~103，龍文版 「台灣先賢詩文集 彙刊」第二輯， 第16冊。原出版時 間：1957年。	嘉義人，台北總督 府醫學校畢業，開 業西醫。先後與嘉 義地區詩友籌組 「茗香吟會」、 「羅山吟社」。
5、陳虛谷 (1896~1965) 彰化和美	1〈連宗約過不果 作〉(1947) 2、〈繼琨索詩 作此贈之〉(約 1947~1948) 3、〈贈郭東暘將 軍〉(約1948)	《陳虛谷作品集》 頁433、434、442， 彰化縣立文化中 心出版。原出版 時間：原版《虛谷 詩集》為1960年出 版。	彰化和美人，日治 時期台灣民族運動 參與者，台灣新文 學開創者之一，賴 和好友，彰化「應 社」成員。曾留學 日本，與林獻堂、 莊垂勝均有深厚交 情。

6、李建興 (1891~1981) 台北平溪	1、〈緊急請見〉 2、〈疾呼群眾〉 3、〈安撫地方〉 4、〈維護交通〉 5、〈代民請罪〉 6、〈謁白部長〉 (以上皆1962年)	《紹堂詩集》頁32~33，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第14冊。原名《紹堂詩存》出版時間：1962年。	台北平溪人，幼家貧，後棄農從礦有成，為北台礦業鉅子，1940~1945曾被日本官方囚禁五年。戰後曾任瑞芳鎮長、台灣省政府顧問。好吟詠，曾任台北瀛社社長。
7、陳文石 (1898~1953) 澎湖	1、〈和獻堂先生二二八事變有感〉（七律一首，1947）	《漱齋詩草》，頁77~78（收入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頁55），原出版時間：1965年。	澎湖湖西人，澎湖宿儒陳梅峰得意門生。
8、黃文陶 (1893~1970) 彰化人，移居嘉義	1、〈二二八感賦〉（七律二首，1947）	《竹崖詩選》頁5，嘉義：上池醫院，原出版時間：1967年12月15日出版。	彰化人，台北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曾於西螺行醫，1933年起至嘉義市開設上池醫院，戰後曾被推為嘉義市自治協會。擅長詩文，為鷗社顧問。
9、顏其碩 (1900~1977) 澎湖	1、〈二、二八事件有感〉（七絕兩首，1947）	《陋巷吟草》頁45，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原出版時間：1969年	澎湖人，日治時期通過文官考試，曾任基層公務員，戰後任職澎湖縣政府。

11 原作各首均無詩題，見《震瀛回憶錄》頁255~256，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10、石中英 (1889~1980) 台南市， 後移居台北	1、〈雜詠：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仲春台北有所感〉（七絕五首，1947） 2、〈丁亥端午有感〉（七律一首，1947） 3、〈綠野新村〉（1947） 4、〈訴衷情〉（詞，1948）	《芸香閣儷玉吟草》頁38~39，（詞〈訴衷情〉，見頁276）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20冊。 原出版時間：1975年。	台南市人，日治時期曾與其夫呂伯雄同赴大陸，從事抗日活動，戰後返台定居，吟詠不輟，作品頗有豪氣。為日治時期少見之女性詩人。
11、葉榮鐘 (1900~1978) 彰化鹿港	1、〈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 2、〈三月二日〉 3、〈哭若泉兄〉二首 4、〈弔耕南先生〉 5、〈弔連宗兄〉 6、〈弔王添燈兄〉（以上各首皆七律，1947） 7、〈車過竹北有感〉（五古一首，1947） 8、〈颶風〉（七絕兩首，1947） 9、〈憂患〉（七律，1949） 10、〈霪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七絕四首，1950）	新版《少奇吟草》頁183~189。晨星出版社「葉榮鐘全集」之5。 原出版時間：初版1979年，新版2000年。	彰化鹿港人，曾追隨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多年，並長期擔任其秘書，兩人情誼甚篤。新舊文學兼擅，曾參與日治時期新文學雜誌《南音》之創辦，後在林獻堂主導下加入櫟社。《少奇吟草》為其古典詩代表作，該書描寫二二八事件之古典詩作數量甚多，批判性強，涵蓋面廣，反映戰後台灣知識份子之時代傷痕，深具研究價值。

12、陳逢源 (1893~1982) 台南人，後移居台北	1、〈台灣光復陳行政長官公洽蒞臨喜賦〉(七律三首，1947) 2、〈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七律一首，1947) 3、〈殘春弔林耕南〉(七律一首，1948)	《溪山煙雨樓詩存》頁53~56，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第15冊。 原出版時間：1980年。	台南人，日治時期曾參與民族運動，因「治警事件」入獄，與林獻堂、莊垂勝、葉榮鐘等人，是抗日運動右翼陣營之同志，也是日治時期新文學雜誌《南音》發起人之一。戰後活躍於金融界，並與大陸來台之政界、文化界名流互動頻繁，終生熱衷古典詩之創作。
13、吳夢周 (名清富) 台北	〈感事和南都〉(七律一首，1947)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頁54附收。原出版時間：1980年。	「星社」成員，著有《枕肱室詩草》。戰後與陳逢源、林文訪、于右任等人共創《台灣詩壇》於台北。
14、呂嶽 (1897~?) 彰化鹿港	〈省立台中一中同學將發刊二二八特刊號，爰賦七絕一首，當作創刊之辭〉	《醉雪軒吟草》頁148，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第15冊。原出版時間：1983年。	鹿港文人呂喬南之子，「大冶吟社」成員，戰後曾先後任教於台中一中、樹德工專。

15、林佛國 (1885~1969) 台北景美	1、＜病中雜詠示內＞（二月，1947） 2、＜贈盛站長林牌長＞（三月，1947） 3、＜集應廟軍民聯權席上賦呈＞（四月，1947） 4、＜感時呈世佛團長＞（四月，1947） 5、＜魏主席伯聰蒞臺主政賦呈＞（1947） 6、＜送世佛張憲兵第四團長慕陶榮陞去＞（七律一首，1948）	《長林山房吟草》頁54~56，69（家屬自印本，台北市文獻會藏書）。 原出版時間：1984年。	台北文山人，號石崖，畢業於師範學校、日本法政大學，歷任公學校視導、《台灣日日新報》編輯，台北「瀛社」主要成員。戰後曾任台北縣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6、吳新榮 (1907~1967) 台南佳里	相關詩作11首，包括避難期間作品2首，獄中作品9首（皆屬五絕、七絕形式，1947）。	前衛出版社《震瀛回憶錄》，頁234~236，247~248，256~257。 原出版時間：1989年。	台南人，日治時期畢業於東京醫專，1932年返台接手叔父開設之佳里醫院，1935年策劃成立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1947年二二八爆發後，被羈押至6月21日獲釋。

17、莊垂勝 (1897~1962) 彰化鹿港	1、〈自輓（卅六年三月六日於台中憲兵營獄中）〉（對聯，1947） 2、〈山寺隕墜有見〉（五律一首，1947） 3、〈無題〉（五律一首，1947）	《徒然吟草》頁42~46，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原出版時間：1991年。	彰化鹿港人，葉榮鐘好友，日治時期共同致力於抗日文化運動與新文學運動，也同樣是櫟社第二代成員。戰後曾任台中圖書館館長，後因二二八事件之牽連而去職，晚年隱居於霧峰萬斗六。
18、呂伯雄 (1900~1988) 台北雙溪	1〈竹枝詞「二二八事件」寫實〉（七絕八首，1947） 2〈竹枝詞五首〉（「二二八」三週年紀念，並弔政治建設協會眾位同志，及遭害無辜同胞，1950。）	《竹筠軒伯雄吟草》頁71、73~74，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19冊。原出版時間：1991年。	台北雙溪人，日治時期赴大陸就學，後，留居大陸從事抗日復台工作。戰後與妻石中英返台，「二二八事件」後，絕意政治，以吟詠自娛，並致力於基督教之教會活動。
19、周定山 (1898~1975) 彰化鹿港	1〈步灌園感懷原韻（二二八事件）〉（七律，1947）	《周定山作品選集》頁413，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時間：1996年。	彰化鹿港人，與葉榮鐘、莊垂勝三人被譽為「鹿港三才子」，日治時期新文學雜誌《南音》發起人之一。

20、詹作舟 (1891~1980) 彰化永靖	1、〈二二八事件感賦〉(五律一首, 1947) 2、〈觀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感作〉(七律一首, 1947) 3、〈哀台灣同胞〉(七古長篇, 1947)	張瑞和主編《詹作舟全集》第四冊(傳統詩篇上冊)頁434、438、443。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原出版時間: 2001年。	彰化永靖人, 台北醫學校畢業, 與賴和為同級同學, 戰後加入應社, 曾任興賢吟社社長。
21、林糊 (1894~?) 彰化員林	1、〈失題〉(1947)	網路資料(「大紀元e報」2005/2/27, 中央社記者吳哲豪報導〈救助二二八傷者, 醫師林糊蒙難賦詩〉, http://www.epochtimes.com.tw))	彰化員林地區名醫, 日治時期畢業於台北醫學校, 曾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 1927年起曾擔任改組後的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 台中州員林分部負責人。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7年4月初被羈押在台中, 後移送台北, 7月21日獲釋。

三、相關作品的發表傳播、區域特性與作者分析

(一) 發表傳播

二二八事件不但在當時屬於高度禁忌, 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年代, 乃至長達數十年的戒嚴統治, 使台灣文學創作長期處於啞啞失聲的狀態, 因此凡涉及二二八事件之古典詩創作, 就發表與傳播角度而言, 可以發現1987年的「解嚴」是一明顯的分水嶺。戒嚴時期, 作者及家屬基於人身安全的考量, 如果當時曾公開發表之相關詩作, 或出版個人詩集曾收入相關作品者, 若非

書寫角度能為官方接受，就是以極為隱晦的象徵手法寄託強烈感慨，發表時代愈早，作者下筆的顧忌愈多。至於批判性極強的作品，在當時幾乎都是密而未宣，偷偷隱藏，直到作者亡故或解嚴之後，經由後人整理出版，始公諸於世，如1979年初版、2000年重新出版的葉榮鐘《少奇吟草》，1989年出版的吳新榮《震瀛回憶錄》，2001年出版的詹作舟《詹作舟全集》都是明顯的例子。其中詹作舟作品其實是藏在家中天花板上數十年，直到2001年11月全集出版，才正式公開¹²。這種情形具體證明充滿肅殺氣氛的政治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嚴重干預，而這些作者心中沉重的陰影則始終徘徊不去。

依筆者所見，較早公開發表的二二八古典詩創作是在五〇年代，目前可確定的有林獻堂〈三月一日聞雷〉，收入1951年出版的詩集《東遊吟草》。另外，楊爾材《近樗吟草》出版於1952年，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出版於1953年，林玉書《臥雲吟草》出版於1957年，也是曾收錄二二八詩作而較早公開出版的詩集。林獻堂〈三月一日聞雷〉、楊爾材〈民國三十七年感作〉（七古一首）、〈丁亥哭某友〉（五律四首）、〈丁亥哭友人〉（五絕八首），張李德和〈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二夜感賦〉，林玉書〈感時四絕〉、〈感時縱筆〉等，這些有關二二八的詩作雖然書寫角度各異，但詩題都未直接標明「二二八」字樣，當時正是白色恐怖充滿肅殺氣氛的時代，作者下筆之小心翼翼不難想見。

六〇年代曾公開發表相關作品的詩人，包括陳虛谷、李建興、陳文石、黃文陶。陳虛谷《虛谷詩集》所收的〈連宗約過不果作〉、〈繼琨索詩作此贈之〉二首，如果不了解時代背景，單就作品字面閱讀，很難看出與二二八有關¹³。李建興是在「七十一歲回憶吟百首」的總題之下，有六首七言絕句

12 此據施懿琳為《台灣歷史辭典》（許雪姬主編，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撰寫的「詹作舟」條目（見該書頁997），及張瑞和老師（《詹作舟全集》主編）當面見告。

13 陳虛谷〈連宗約過不果作〉一首：「斜日將沉海，嘉賓未蒞止。登高望遠方，不見車塵起。」是哀弔林連宗在二二八爆發後，上台北而意外遇害，詳見下文「相關作品的寫作趨向」之三「哀弔死難精英，寄託深沉隱痛」。至於〈繼琨索詩作此贈之〉一詩，後半

描述他個人在二二八事件的見聞；至於陳文石、黃文陶之作，題目則有「二二八」字樣，但以上三人作品都是偏向呼籲大家團結同心，及早恢復社會秩序，避免造成更大的傷亡，這類內容都是不至於觸怒官方的書寫角度。

七〇年代，出版於1975年的石中英詩集《芸香閣儷玉吟草》收錄二二八作品包括〈雜詠：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仲春台北有所感〉、〈丁亥端午有感〉、〈綠野新村〉，詩題仍然未見「二二八」字樣。至於其夫婿呂伯雄寫二二八的詩作有〈竹枝詞「二二八事件」寫實〉、〈竹枝詞五首〉（「二二八」三週年紀念，並弔政治建設協會眾位同志，及遭害無辜同胞），不但直接標明因二二八而作，且對主政者有陳儀有嚴厲的批判，那是因為收錄這些作品的《竹筠軒伯雄吟草》晚至1991年才出版，政治環境已大為不同所致。

據目前筆者蒐集之資料，單一作者描寫二二八詩作數量最多的是葉榮鐘，其詩集《少奇吟草》收錄相關詩作達二十餘首，語多悲憤，批判性極強，但該書首度之公開出版，是七〇年代結束前的1979年，那是葉氏去世之次年，也就是說葉氏描寫二二八的詩作在生前並未公開發表。而2000年「葉榮鐘全集」所收新版《少奇吟草》，又收入批判性更強的〈哀哀美麗島〉長詩一首、〈無題〉七絕一首，也可確知1987年政治解嚴對文學創作的正面意義¹⁴。

八〇年代，解嚴之前出版的有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1980）、林佛國的《長林山房吟草》（1984）。陳逢源相關詩作，包括〈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殘春弔林耕南〉，雖感慨深沉，卻表達隱晦，似乎頗多顧

首內容是：「眾生無法逃天演，舉世何時達大同？未可漫然誇戰勝，須知盜賊在心中」，感嘆台灣「光復」後的動亂，進而委婉規勸蔡繼琨切勿以擁有武力自豪。根據《陳虛谷作品集》頁434此詩後的注解可知：蔡繼琨乃福建泉州人，是陳虛谷夫人之表弟，陳儀之義子，跟隨陳儀來台，曾官拜少將。而葉榮鐘〈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一文，記錄蔡繼琨曾帶著部下到霧峰以威嚇口氣向林獻堂強行索糧，文中對其跋扈大加批評，葉文見《台灣人物群像》頁426-429，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年4月。

14 葉芸芸在新版《少奇吟草》書後的〈編後記〉中提到：「初版時礙於當時之政治氣候，未收入〈哀哀美麗島〉及〈無題〉二首，編入最後一卷的未定稿」，文見新版《少奇吟草》頁264-264，台中：晨星出版社。

忌，有難言之隱。而林佛國之作，則以關懷民眾安危為念，但多首作品顯示他刻意與二二八事件當時的憲兵團長張慕陶保持友好關係，背後可能潛藏複雜的心理動機，耐人尋味。

1987年7月15日台灣終於解除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正式邁入解嚴後的嶄新時代。吳新榮《震瀛回憶錄》出版於1989年，書中收錄的二二八詩作：「二八事變起，三台義氣高。流盡青年血，滿監革命歌。」公然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革命」，這種石破天驚的「翻案」書寫觀點，是數十年來難以想像的大膽言論。在戒嚴時期這是不折不扣的「叛亂」思想，壓抑數十年後始被公開，而距離作者去世的1967年，已經是20年後的事。

九〇年代以後，莊垂勝、詹作舟等人相關作品的公開發表，也都是類似情形。莊垂勝因二二八事件的打擊，隱居鄉間以終其餘生，其詩集《徒然吟草》出版於1991年，距離莊垂勝去世的1963年，前後達28年之久。《徒然吟草》詠及二二八者，包括〈山寺隕墜有見〉、〈無題〉，大抵以象徵寫景為主，但在詩前或詩後的序言中，則對二二八事件與國府統治有較直接的批判。詹作舟去世於1980年，其詩稿由子女偷偷保存二十年，終於在2001年由張瑞和整理出版。其詩〈二二八事件感賦〉指斥苛政，歌誦起事之青年，並呼籲民眾群起響應抗爭，反映外表看似保守的醫生極為激進的立場。

總結而言，在戒嚴時期曾公開發表的相關作品，其書寫內容與表達手法都受到極大的限制。解嚴之後，拜言論自由之賜，小心收藏數十年的作品在有心人的整理下陸續重見天日，我們才有機會了解他們透過詩作所表達對二二八事件的真實感受，而這種真實聲音的背後潛藏的是他們曾壓抑數十年，乃至含憤以終的深沉痛苦。

（二）區域特性

從區域特性角度觀察，若大致以北部、中部、南部作分區討論¹⁵，筆者有以下發現。北部地區，可能是由於最接近統治中心，書寫尺度相對之下較

15 由於筆者目前未蒐集到東部地區作品，故未能就東部地區加以探討。

為保守，整體而言批判性較弱。李建興、林佛國、陳逢源的作品都有這種傾向（詳見下文分析）。其中李建興、林佛國都是台北瀛社的重要成員，李建興在戰後曾任該社社長。瀛社成立於1909年，由《台灣日日新報》記者謝雪漁、魏清德等人發起，在日治時期即表現出親日形象¹⁶。延伸到戰後，謝雪漁、魏清德等人迅速轉換角色，與大陸來台之政界與文化界人士保持友好關係，而他們兩人也都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卻未見相關詩作，這是一個值得深入分疏探討的問題。至於李建興、林佛國相關作品的內涵，下文將有詳細討論。比較特殊的是出身台南南社的陳逢源，他在日治時期曾是民族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戰後在台北發展，與大陸來台之政商名流互動頻繁。其二二八詩作語多保留，應該與其戰後的社會角色有關，或許也因此感染了台北文人接近統治中心的保守習性¹⁷。

中部地區在日治時期，便是文化抗日運動的大本營，文學創作也以批判性格著稱。中部地區二二八相關詩作之作者，以台中櫟社、彰化應社成員為主力。屬於台中櫟社成員的有林獻堂、葉榮鐘、莊垂勝等人，而周定山也在1947年加入該社。陳虛谷則是彰化應社發起人之一，與林獻堂、莊垂勝等人情誼深厚。至於永靖醫生詹作舟，年少時曾與賴和共同受教於黃倬其的「小逸堂」，在戰後也加入彰化應社。員林醫生林糊，則是莊垂勝之台灣文化協會之舊友，與陳虛谷也有交情¹⁸。可見他們共同形成一個網絡，思想意識與政治立場較為相近。上述作者，普遍而言作品的批判意識都較為強烈，尤其是詹作舟、莊垂勝、葉榮鐘三人可推為代表。

南部地區，相關詩作出自嘉義地區之作者最多，包括楊爾材、林玉書、賴惠川、張李德和都是，而黃文陶雖本籍彰化，但定居嘉義行醫已久，也

16 參見黃美娥〈北台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收入《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1-379，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2000年3月出版。

17 關於陳逢源二二八相關詩作之內涵，與二二八事件前後陳氏事蹟之關聯，下文有進一步說明。

18 2000年6月18日，筆者曾在彰化高中呂興忠老師帶領下，多人連袂拜訪位於彰化和美的陳虛谷住宅，發現其家中客廳仍高掛著林糊為祝賀陳虛谷夫妻金婚所寫的賀詩，是1963年所寫。

應屬嘉義人。由於嘉義地區在二二八事件中曾爆發大規模的民眾武力抗爭事件，在軍隊鎮壓過程中傷亡極多，是當時幾個死傷最為慘重的地區之一，可以想見，這些定居嘉義的作者群，身心受到的震撼最為直接，乃紛紛提筆創作。不過這些作品的書寫角度頗為分歧，如楊爾材之作是痛弔友人遇害，林玉書之作呼籲政府寬大處理，應致力消除民怨，黃文陶之作旨在期待大家放棄對立，收拾殘局，張李德和則指斥起事者為暴民，關心焦點只鎖定恢復社會安定。至於嘉義之外的南部作者，以出身台南佳里的吳新榮作品最特殊，他是鹽分地帶的代表作家，其作品精神則是展現堅定的台灣主體立場，展現氣魄最為鮮明。

（三）作者分析

以二二八為創作題材的創作者身份，就新文學而言，多半是純粹的文學作家，而古典詩這類作品創作者的身份，卻多是社會領導階層與地方士紳。若以社會經歷與職業屬性區分，大致有幾種類型：

- 1 地主與金融家：林獻堂是霧峰林家的大地主，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擔任彰化銀行董事長¹⁹，陳虛谷則是出身和美的地主。陳逢源在二二八後，先於4月1日接任「台灣信託公司籌備處」主任委員，後並擔任華南銀行（台灣信託公司被併入該行）總攬業務之駐會常務董事²⁰。
- 2 民意代表：陳逢源（1949）、張李德和（1951）、兩人曾在戰後擔任過省議員，林佛國曾任台北縣議員（1950）。
- 3 公職人員：莊垂勝當時是台中圖書館館長，葉榮鐘、周定山兩人也應莊垂勝之邀在該館任職，但後來三人都因二二八事件而去職²¹。李建

19 據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記載：1946年10月16日，林獻堂被任命為彰化銀行籌備處主任。1947年3月1日該行舉行改組股東大會，被選為首任董事長。見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頁162，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20 見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頁243之年表，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21 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第三章〈圖書館時代與二二八〉，對此有詳細介紹，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8月第一版

興本是北台灣礦業鉅子，1946年曾參加林獻堂等人所籌組的「台灣光復致敬團」赴大陸訪問²²，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擔任台北縣瑞芳鎮長。顏其碩，戰後初期曾任澎湖縣政府主計室主任。

4 醫師：彰化永靖的詹作舟、彰化員林的林糊、嘉義市的林玉書與黃文陶、台南佳里的吳新榮等人，都是當地著名的執業醫生。

5 教師：呂嶽曾先後任教於台中一中、樹德工專（現已改名修平技術學院）。楊爾材、陳文石都曾擔任漢學私塾教師。

從職業與社會經歷的大致歸類，只能看出這些創作者相當活躍的社會角色。但真正能反映作者二二八古典詩創作的書寫內容差異的，則必須觀察作者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對政治參與程度的深淺，以及與執政者互動距離的親疏遠近之別。上述二二八古典詩的作者群中，不少人對政治活動參與頗深，如林獻堂、陳虛谷、葉榮鐘、莊垂勝、陳逢源、林糊，都曾領導過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但同樣曾在日治時期從事文化抗日運動，陳逢源得意於戰後之政商界，既擔任華南銀行董事，又曾任省議員；反之，林獻堂、葉榮鐘、莊垂勝、林糊等人，則在二二八後遭受重大打擊，從此遠離政治活動。陳逢源的詩作，不像葉榮鐘等人直接批判政府當局，並不令人意外。

而呂伯雄、石中英這對夫妻檔，曾在日治時期遠赴中國參與抗日活動，戰後初期呂伯雄曾是「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成員，擔任常務理事兼政治組長，是該組織十分活躍的領導幹部²³。二二八事件爆發，3月12日《台灣新生

一刷。又該章頁61，有一張當時台中圖書館人員的合影照片，日期是1947年4月17日，書中說明這是莊垂勝等人自台中圖書館去職的照片。莊垂勝以館長身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位置，葉榮鐘坐其左側，周定山坐其右側。而莊垂勝神情坦蕩怡然，葉榮鐘表情嚴肅凝重，不但呈現兩人個性差異，也隱約透露二二八爆發後台灣知識份子複雜的心靈狀態。

22 參見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見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頁158，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23 關於呂伯雄與「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可參考何義麟〈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169-206，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

報》已出現指控呂伯雄「煽動民心，致時局惡化」的所謂「讀者投書」，其實就是警總為呂伯雄擬定的罪名²⁴。3月14日「台灣政治建設協會」被警備總部下令解散，呂伯雄被牽連而逃亡二十個月²⁵，後雖免於一死，但從此絕意政治，轉而致力於教會活動，創設台北古亭基督教長老教會，擔任長老與名譽長老長達三十年²⁶。由於這段驚心動魄的慘痛經歷，呂伯雄、石中英這對夫妻相關詩作之批判立場就較為直接顯豁。

另外，台北的林佛國、嘉義的張李德和，在二二八剛結束的幾年之內，分別擔任過民意代表；李建興在二二八發生時是台北縣瑞芳鎮長，顏其碩戰後初期曾任澎湖縣政府主計室主任，這些人由於與當時政治保持較密切的互動，社會身分與角色限制了詩作的尺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較特殊的是另一種行業的作者群，那就是醫師。二二八事件中直接遇害身亡或被捕的醫生為數相當可觀²⁷。至於相關古典詩的作者，出身醫界者也不少，如詹作舟、林糊、林玉書、黃文陶、吳新榮等人，分別是彰化、嘉義、佳里等地的執業醫師。醫師從日治時期就是台灣社會精英的主力，當時活躍於民族運動領域的醫師，如蔣渭水、賴和等人更是眾所皆知的。延伸到戰後，由於醫師的理想主義與人道關懷的養成教育，以及獨立開業造成經濟條件的高度自主性，無須依附掌權者，再加上思想意識崇尚自由與人權的傾向，每每以在野立場針砭政治，批判不公不義，在台灣社會已形成一種特殊傳統。而筆者蒐集到二二八事件中的相關古典詩創作，立場最激進的作品，就分別出自詹作舟、吳新榮兩位醫師之手，正是這種傳統的延續²⁸。

24 同前註，頁195-196。

25 呂伯雄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逃亡二十個月，是根據石中英描寫其夫被牽連亡命的詞作〈訴衷情〉之自註，見《芸香閣儷玉吟草》頁277，台北：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20冊。而何義麟〈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一文，則根據日本學者近藤正己1983年對呂伯雄的訪談，記載呂伯雄事件後逃亡琉球，見《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196。

26 呂伯雄之生平經歷，參見台北：龍文出版社影印本《竹筠軒伯雄吟草》書前提要。

27 參見陳永興〈二二八與台灣醫界〉，《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207-224，該文頁215-220有詳細分析。

28 陳永興〈二二八與台灣醫界〉一文，曾探討醫師在日治時期領導台灣政治運動的情形，出處同前註。

四、相關作品的主題趨向、書寫角度與思想意涵

（一）主題趨向

綜合觀察二二八相關古典詩的主題趨向，約略可歸納為以下幾點：其一，以事件直接受害者的身分，描寫因二二八事件被捕之心境，反映坦蕩胸襟。其二，抒發強烈悲憤，感慨是非不明。其三，哀弔死難精英，寄託深沉隱痛。其四，呼籲官府寬大處理，回歸社會平靜。以下即就上述四點，分別舉例詳論之。

1 描寫因二二八事件被捕之心境，反映坦蕩胸襟

關於二二八事件直接被牽連入獄者之作品，筆者目前只蒐集到三人作品，分別是莊垂勝、彰化員林地區的醫生林糊，以及出身台南佳里的著名作家吳新榮。

莊垂勝在日治時期是民族運動的健將，戰後擔任台中圖書館館長，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他在台中地區民眾召開的「台中市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中，被推選為主任委員²⁹。4月1日被捕，4月7日獲釋，但隨即以「煽動群眾叛亂」的罪名被撤職，從此以後即隱居霧峰萬斗六以終其生。甫入獄時，由於自認難逃一死，乃撰寫〈自輓〉對聯一副，以表心跡，內容如下。

自幸一門三世，無負國家民族。雖淪披髮左衽，未忘禮樂衣冠。³⁰

29 參見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頁270，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3月1日初版八刷。關於莊垂勝在二二八事件中角色，詳情可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第一部「父親與我」第三章〈圖書館時代與二二八〉，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8月第一版一刷。

30 作者詩題之下自註：「卅六年三月六日於台中憲兵營獄中」，詩後原註：「台北二二八事變引起台中三二騷動，余四月一日被扣，七日釋歸，十日以煽動群眾叛亂撤職。」對照來看，「三月六日於台中憲兵營獄中」之日期似有誤記，莊垂勝之子林莊生《懷樹又懷人》一書抄錄這篇作品（頁66），作「卅六年四月六日於台中憲兵營獄中」，應屬正確。

輓聯之作，內容通常是概括死者之事功與行誼，莊垂勝「自輓」之作，無一字針對個人因二二八事件受難而發，卻以身處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無愧於民族氣節而自豪，這種心境的表露，既反映台灣知識份子光明磊落之氣度與胸襟，更意在言外反襯出戰後「祖國」接收台灣後之是非不明，施政不仁。

戴國輝、葉芸芸合著的《愛憎二·二八》一書，根據楊達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引述當時某調查局官員H氏之言，提及莊垂勝拒絕在事件後逃難避禍曾說：「我是台中市處理委員會的負責人，我怎麼能逃？而且，我自認沒有對不起國家，政府若是不能諒解，這款仔社會又有什麼好眷戀的」。被捕後，友人藍運登給他送衣物，莊對藍運登說：「這款仔社會，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³¹？」葉芸芸女士在這本書裡進而引述葉榮鐘寫給莊垂勝的詩句，闡釋這種痛苦與絕望的心境：

太平洋戰爭末期（1943），被日本軍部徵召到馬尼拉擔任報紙漢文欄（為安撫華僑而設）編輯的葉榮鐘，在致友人莊遂性的詩中，有兩句為「餘生只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意想不到的，這兩句詩中所表達的，軍國主義下被殖民者的絕望與無力感，實在也是他們這一代知識份子，回歸祖國以後的後半生的真實寫照。³²

這裡所引「餘生只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兩句出自葉榮鐘〈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一詩³³，確實深刻呈現台灣知識份子在不同時代下飽受壓制摧殘的苦悶。諷刺的是：寫於1943年的這首詩，本來是描寫「軍國主

31 戴國輝、葉芸芸合著《愛憎二·二八》頁275，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3月初版八刷。

32 戴國輝、葉芸芸合著《愛憎二·二八》頁276，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3月初版八刷。

33 本詩見新版《少奇吟草》頁176，台中：晨星出版社。詩題中的「負人」是指莊遂性（垂勝）、「讓友」是賴張玉廉（台中北屯軍功寮人，標社第二代社員）。「空便」是指航空信。有關葉榮鐘與莊垂勝的友誼及本詩的分析，可參廖振富〈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國文學誌》第8期，頁54-57，2004年6月，彰化師大國文系出版。

義下被殖民者的絕望與無力感」再時隔四年後的1947年，這兩句詩竟也可以精準呈現二二八後台灣知識份子對國府統治的絕望，相較之下，「祖國」對台灣的傷害又遠比日本這個「異族」來得劇烈而無可彌補。

林糊³⁴（1894~？）為員林地區名醫，日治時期畢業於台北醫學校，曾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1927年起曾擔任改組後的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及台中州員林分部負責人。他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被憲兵抓走³⁵，被羈押在台中廿一師部隊中。其媳婦林碧雲從員林趕到台中探視公公時，林糊被憲兵押到台中火車站準備移送台北，臨行前塞給媳婦林碧雲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眼看河水已流東。一船西去一船東，順逆風波各不同。寄語順風船上客，明朝未必是東風。

這張紙已殘缺破損，詩後依稀可辨識出「我的墓能置在○○」等字樣，可看出是當作遺言來交代家人用的。筆者推測上述詩作，原來可能是七言絕句兩首，但第一首只剩殘留的第四句「眼看河水已流東」，至於「一船西去一船東」以下四句則是完整保留的第二首。根據莊垂勝的記載，林糊在4月初被捕，7月21日獲釋³⁶。詩中寫出倉皇遇難的心情，似乎對遭人陷害頗為痛心，詩中以「一船西去」（暗指自己遇難），和「一船東」（暗指得意者之

34 林糊生年為1894年，係根據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頁375表格記載其生日為：「明治27年8月3日」，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又前註所引網路資料，訪談林糊家屬，則說他生於民國前18年生。明治27年、民國前18年，換算即西元1894年。許雪姬主編《台灣歷史辭典》頁464介紹林糊之條目，將其生年記為1904年，疑誤。

35 見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頁367、370，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36 林糊被捕的原因，根據莊垂勝在台北高等法院檢察處的證言，是因為林糊應莊垂勝之請去找謝雪紅而遭連累。此說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頁67。

37 林糊此詩引自網路資料，<http://www.epochtimes.com.tw>「大紀元e報」2005/2/27，中央社記者吳哲豪報導〈救助二二八傷者，醫師林糊蒙難賦詩〉。網路資料並附有原詩之影印本，但該報導引述詩作時，將「順逆風波各不同」這一句誤抄為「順遂風波各不同」。

38 參見莊垂勝《徒然吟草》頁46，台北：龍文出版社「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影印本。

順風而行）作為命運「順逆」大不相同者的鮮明對比，感慨甚深。至於後兩句「寄語順風船上客，明朝未必是東風」，則是警告藉由出賣他人以換取榮華富貴的小人，無須得意太久，他日或將遭受報應。據說：台中地區多位日治時期參與民族運動的成員，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捕，多半是受人告密，而告密者均是昔日的御用士紳，他們在戰後初期為避免遭清算，乃藉由積極向當局「輸誠」，掩飾日治時期之媚日事蹟，以繼續保有個人之榮華富貴³⁹。

吳新榮出身台南佳里，是日治時期鹽分地帶代表作家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因為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區支會」主任委員⁴⁰而於3月14日避難逃亡，到4月20日決定赴台南市警察局「自新」，遭多次偵訊後於5月2日開始坐監，6月21日獲釋。吳新榮二二八事件相關作品，收錄於其自傳《震瀛回憶錄》一書，包括新詩與古典詩，論者多注意的是〈誰能料想三月會做洪水〉新詩一首⁴¹，實則在自傳中抒發二二八遇難之詩作，更多的是屬於古典詩的形式⁴²。總數多達11首，包括避難期間作品2首、獄中作品9首⁴³，試錄獄中作品二首：

眠夢雙親醒思兒，春夜無心何遲遲。我有滿腔鮮紅血，染換青史固不辭。

草虱一跳起，三尺有餘高。吸盡人間血，滿腹而不歌。

嚴格說來，這兩首作品都不是合乎格律的古典詩，但純就內容討論，卻

39 參見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頁293-294，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3月1日初版八刷。

40 見吳新榮《震瀛回憶錄》頁223，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刷。

41 如許俊雅〈從困境、求索到新生——談台灣新詩中的二二八〉、李敏勇〈傷口的花——台灣詩的二二八記憶與發現〉二文都曾討論此詩。

42 吳新榮之父吳萱草是台南地區著名傳統詩人，但他本人主要身分是新文學家，古典詩創作往往不遵守平仄格律，只重視情感表達。

43 見吳新榮《震瀛回憶錄》頁234-236，247-248，255-256，原作均無詩題。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刷。

是個性鮮明突出，充滿豪傑氣魄。第一首，前兩句是描寫失去自由後難以遏抑的親情繫念，細緻而纏綿，後兩句則是慷慨赴義的從容悲歌，鬥志昂揚，融和柔情與鐵漢形象於一詩，語氣翻騰跌宕，釀成作品的強烈張力。第二首，以草虱吸人血譬喻貪官污吏之壓榨民脂民膏，譏刺入骨三分。

2 抒發強烈悲憤，感慨是非不明

葉榮鐘〈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周定山〈步灌園感懷原韻〉（二二八事件）兩人作品都是屬於這類內容。先看葉榮鐘〈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一首：

莫漫逢人說弟兄，閨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這首詩強烈的憤忿之情溢於言表，起筆兩句引用「兄弟鬩牆」之成語而加以質疑，認為外省人對台灣人「稱兄道弟」雖以同胞相稱，卻以殘酷手段殘殺台灣人，對台灣人的真情予以重重一擊。三、四句直接指責政執政當局對台灣人予取予求，作威作福，並濫用軍隊屠殺無辜民眾與社會精英，台灣人始有如大夢初醒般的震驚不已。五、六句是感慨在輿論在武力鎮壓之下已噤口無聲，而諸多慘遭屠殺或監禁之冤案既未能洗刷罪名，也無法得知遇害之真相。七、八句痛斥那些指使殺人的罪魁禍首，至今仍以「鎮壓叛亂，穩定社會秩序」的理由，洋洋得意逍遙法外，完全無須為屠殺無辜的罪行負責。

周定山〈步灌園感懷原韻〉（二二八事件）一詩，語氣百轉千迴，不像上述葉榮鐘的激憤無隱，而轉為深沉抑鬱：

閨牆隱痛弟逾兄，天縱無知讓苦情。死不復生評莫酷，存真餘悸語猶

驚。秉公誰解因追遠，持正人需責究明。政果有恒民格恥，豈容瓦缶
世雷鳴。

貫串此詩的主線是為二二八之冤死者抱屈，要求當道公正處理，追究責任。起筆二句以極為沉痛的語氣，為遇害者一灑傷心淚，所謂「聞牆隱痛弟逾兄」，是說二二八造成台灣人的創傷劇痛，當然遠遠超過外省人，三、四句是深刻的哀矜之語，「死不復生評莫酷」意謂死者已矣，請不要再殘酷地對遇害者扣上叛亂的罪名。五、六句要求執政者痛定思痛，追察事件發生的遠因，且必須追究屠殺者的責任。七、八句，指斥政府失政，以「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語感慨小人當道，有良知的台灣人才飽受摧殘。

詹作舟〈觀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感作〉，與前兩首用韻相同（下平八庚韻），但語氣更激切而憤恨不平：

黑暗乾坤事莫明，是非顛倒總心驚。坐看報復殊難忍，聞道私囚更不平。
終古沉冤三字獄，即今飛禍幾餘生。草菅人命誰知悔，權柄親操
任縱橫。

題目已明說是有於所謂「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而作，官方所謂「善後處置」在詩人眼中竟是「報復」、「私囚」的野蠻行徑，是「是非顛倒」造成的「黑暗乾坤」，殘忍的統治者不但草菅人命而毫無悔意，更繼續以武力操縱生殺大權胡作非為，這一切作為何來「善後」可言？本詩最直接有力的控訴是「終古沉冤三字獄，即今飛禍幾餘生」一聯，真足以震撼人心，動人魂魄！與葉榮鐘詩「一命嗚呼枉死城，沉冤千古豈能平」（〈哭若泉兄〉）、「莫須有罪遍三臺」（〈弔耕南先生〉）等句，用詞與意旨均如出一轍，而「即今飛禍幾餘生」之歎，也正是林獻堂詩「惟餘燕子自西東」（〈三月一日聞雷〉）的深悲。

3 哀弔死難精英，寄託深沉隱痛

葉榮鐘一系列哀弔死難精英之作數量最多，其他如陳逢源〈殘春弔林耕南〉、陳虛谷〈連宗約過不果作〉、呂伯雄〈竹枝詞五首〉、楊爾材〈丁亥哭友人〉也都屬於此類作品。

葉榮鐘這類作品包括〈哭若泉兄〉（二首）、〈弔耕南先生〉、〈弔連宗兄〉、〈弔王添灯兄〉等，哀弔對象分別是：陳烱（若泉）、林茂生（耕南）、林連宗、王添灯，他們全都是因二二八而遇害的台灣精英。其中寫得最沉痛的是〈哭若泉兄〉兩首：

一命嗚呼枉死城，沉冤千古豈能平。慣將強項招猜忌，恥作奴顏乞苟生。
猶憶苦言侵客夢，難忘佳句賦離情。惶惶舉世爭緘口，不禁臨風哭失聲。

大公臺託傾心血，險阻艱難廿一年。事業留人供宰割，遺⁴⁴軀入地或安全。
莫因慘史疑光復，頗信天堂奏凱旋。舉國輿情都憤激，茫茫恨海幾時填。

陳烱（1893~1947），台中大甲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日治時期台灣少見的金融人才，1926年曾在林獻堂支持下創辦第一個本土金融機構「大東信託」。戰後陳儀來台，陳烱竟因戰爭時期參與「皇民奉公會」的記錄而被捕入獄，在獄中曾有〈被拘〉、〈寄家人〉二詩以寄慨⁴⁵，一個月後獲釋。1946年8月參加林獻堂等人籌組的「台灣光復致敬團」赴大陸訪問，當時已遭受陳儀的橫加阻撓，不准他列名團員之中，後來該團變通，將他改列財務委員隨團出訪。1946年他致力籌組「大公企業公司」，民間認為該公司是為對抗浙江財閥而成立，因而引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猜忌不安。

44 新版《少奇吟草》誤作「遣」。

45 陳烱〈被拘〉詩云：「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寄家人〉詩云：「出門誰料久分襟，裘葛更來恨轉深。無限心思何日語，蛾眉見嫉古同今。」

同年12月受命擔任「台灣信託公司籌備處」主任委員，1947年3月1日台灣信託公司正式成立，陳炘擔任董事長，卻不料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在3月11日被捕遇害。不久後，台灣信託公司也被併入華南銀行⁴⁶。

葉榮鐘與陳炘相識甚早，《少奇吟草》中有兩首日治時期與陳炘唱和之作⁴⁷。本題〈哭若泉兄〉第一首，三、四句高度肯定其人格風骨之不畏強權，不屑逢迎，也暗示因此而引來殺身之禍，五、六句回憶兩人之私交與詩作唱和往來，而首、尾二聯都緊扣哀弔之悲，抒發葉榮鐘對陳炘在二二八事件中慘死的傷痛與不滿。「枉死」、「沉冤」的血淚控訴，「豈能平」則等同「叩闥問蒼天」的反詰，連同詩末「舉世爭緘口」，在肅殺環境下「萬馬齊瘖」的是非不明，不禁讓作者灑淚痛哭！第二首肯定陳炘一生致力發展本土金融事業的成就，從1926年創辦大東信託，戰後創辦「大公企業公司」與「台灣信託」到1947年遇害，前後共奮鬥廿一年，分別受到日本治台當局與國府的無情打壓，「事業留人供宰割」是指其去世後，台灣信託公司在政府主導下被併入華南銀行，一生事業終歸烏有。「遺軀入地或安全」是以強烈反諷語氣傳達巨大的傷痛，「莫因慘史疑光復，頗信天堂奏凱旋」則意味深長，頗耐咀嚼，「莫因慘史疑光復」言外透露作者因二二八的發生，而對國府所謂「光復」一詞所代表的意義產生深刻的質疑，可是字面上卻故意用「莫因」、「疑」的字眼，反映作者對「祖國光復台灣」一事充滿矛盾糾葛的複雜情結，意思是說：千萬不要因為二二八這段「慘史」，而懷疑台灣已經喪失追求「故土重光」的機會啊。「頗信天堂奏凱旋」則隱喻死亡之後蓋棺論定，當陳炘脫離是非顛倒的人間，天堂才是真正的審判之地，而他將獲得最終的勝利！

葉榮鐘其他各首追弔之作，對台灣各界人才之冤死，也同樣以惋惜而悲

46 關於陳炘生平事跡與遇害經過，詳參李筱峰所著的兩本專書：《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頁76-109，台北：自立晚報社出版部，1992年2月一版八刷；及《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6月POD版二刷。

47 包括〈步若泉先生卜居瑤韻〉、及以「懷友詩」為總題的組詩之〈陳若泉氏〉一首。

憤的語氣寄託傷痛，如〈弔耕南先生〉：

國事遙知志已灰，無端函電苦相催。平生講學稱淵博，亂世高名犯忌猜。差不多官高一切，莫須有罪遍三臺。滿城風雨人爭避，何必自投羅網來。

詩中說林茂生（1887~1947）：「亂世高名犯忌猜」，而在「莫須有罪遍三臺」的混亂時代下，林茂生因自認一生坦蕩，而不願聽從親友建議逃難避禍，終於在家中被強行帶走而慘遭殺害⁴⁸，使葉榮鐘慨歎「滿城風雨人爭避，何必自投羅網來？」而〈弔連宗兄〉則云：

人物中洲失此才，誰將策馬繼登臺。輪囷膽藉危難見，旋轉禍隨各位來。小別驛亭成永訣，何時華表任徘徊。論交頗有惺惺惜，投淚臨風奠一杯。

哀國大代表林連宗（1905~1947）之膽識過人、不避危難而賈禍：「輪囷膽藉危難見，旋轉禍隨名位來」。二二八發生後，林連宗曾被選為全省性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17名常務委員之一，根據陳虛谷之子陳逸雄的回憶，林連宗在2月28日當天到彰化探望陳虛谷，並在其家中過夜，3月1日回台中參加中部各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聯席會議後，被推派赴台北⁴⁹，抵台

48 關於林茂生在二二八中的遇害原因及經過，詳參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6月POD版二刷。該書頁275-277，提及林茂生日本友人台大教授大瀨貴光二度苦勸林茂生暫時離家避禍，林茂生卻說：「那是沒有意義的，我一生又沒有做什麼非法或敗德的事，為什麼我要藏起來？」終於在3月11日清晨，被兩位配槍者從家中帶走，從此一去不回。

49 陳逸雄〈我所認識的陳虛谷〉，見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頁806-807，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年12月出版。又《陳虛谷作品集》頁433收錄有〈連宗約過不果作〉：「斜日將沉海，嘉賓未蒞止。登高望遠方，不見車塵起。」應該也是追弔林連宗之作，本詩在看似輕描淡寫中，暗示林連宗之遇害，寫法極為隱微。

北後林連宗暫居律師好友李瑞漢家中，3月10日和李瑞漢兩人同時被捕而遇害⁵⁰。從葉榮鐘「小別驛亭成永訣，何時華表任徘徊」之句，可知林連宗北上時葉榮鐘曾到台中火車站送行，不料這次分手竟成永別。

同樣哀弔林連宗，陳虛谷的〈連宗約過不果作〉一首，內容則是：

斜日將沉海，嘉賓未蒞止。登高望遠方，不見車塵起。

簡短的文字看似輕描淡寫，與葉榮鐘直接哀弔的寫法迥異，其實也是隱藏著「一分手竟成永別」的驚詫與深悲。如果不了解寫作的時代背景，以及林連宗慘遭殺害的史實，讀者大概無法讀出「登高望遠方，不見車塵起」的言外之意。

比起上述諸人，王添灯在二二八事件中參與最深，死狀也最淒慘，他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角，擔任宣傳組長，後來並負責召集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觸怒陳儀最深，直接導致遇害，於3月9日被捕，據說由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負責審訊，慘遭嚴刑拷打，因拒絕屈服認罪而被汽油焚燒致死，另一種說法則說他被裝在汽油桶中燒死後丟到淡水河中⁵¹。葉榮鐘〈弔王添灯兄〉詩云：

硬骨棱棱意氣豪，頗從虎脰擬鈍刀。實權莫禦流氓悍，虛位空懸主席高。
鼎鑊自甘誠不愧，事機坐失責難逃。可憐商界稱重鎮，狼藉遺屍沒野蒿。

首聯讚揚王添灯不畏強權的硬骨精神，「頗從虎脰擬鈍刀」以形象化的譬喻生動呈現出王添灯為台灣民眾權益，毫無畏懼強批執政當局逆鱗之舉。頷聯「實權莫禦流氓悍」一句，諷刺擁有實權的政府已無力控制社會秩序，

50 關於林連宗事蹟與遇害經過，詳情可參李筱峰所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頁208-216。

51 參見李筱峰所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頁52-75。

或暗指軍隊之濫殺無辜之行徑與流氓無異；「虛位空懸主席高」可能是指王添灯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北市分會主席，畢竟祇是個虛位空名而已，卻得承擔背叛國家首謀的罪名。頸聯「鼎鑊自甘誠不愧，事機坐失責難逃」慨歎他拒絕逃亡是「事機坐失」，而終究難逃被追究責任導致慘死。末聯一起一落，語氣盤結紆屈，以虛想之筆描述這位商業重鎮竟然落得「曝屍荒野」的悲慘下場，真是天道寧論！全詩以此收尾，氣氛悲涼已極。

相對於葉榮鐘怒目金剛式的追悼詩，陳逢源則語多保留，他有一首弔林茂生之作，題為〈殘春弔林耕南〉，寫於1948年春天：

刺桐花發襯江城，綠遍平蕪眼更明。南國衣冠常置酒，中原士女盡投兵。
釋疑已悟杯弓影，感逝猶聞玉笛聲。又是一年春盡日，墓門何處弔先生。

迥異於葉榮鐘的直言無隱，陳逢源選擇的是迂迴含蓄的手法，由於作者當時任職於華南銀行，活躍的社會角色使作者創作時多所顧忌。但本詩之末有作者自註：「二月廿八日事變中不知死所」，配合「釋疑已悟杯弓影」對個人安危的疑懼，結尾「墓門何處弔先生」一句，其實仍流露出極力自我壓抑下的深沉喟歎。比較耐人尋味的是，陳逢源與陳炯的關係更為深厚，卻不見他有追弔陳炯之詩作，背後隱藏著複雜的人事糾葛與難言之隱，而這也是陳逢源頗受非議的主因⁵²。

呂伯雄在「二二八」發生三年後曾作〈竹枝詞五首〉⁵³，其中兩首專就台灣知識精英遇害而抒哀：

52 參李筱峰《林茂生·陳炯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6月POD版二刷。該書頁298-305，對此有詳細分析，立論持平。謝國興《亦如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893-1982】》一書，則對陳氏人格之道德爭議，極力加以辨白，見該書頁262-280，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2年6月初版。

53 作者在詩前有說明文字：「『二二八』三週年紀念，並弔政治建設協會眾位同志，及遭害無辜同胞，民國三十九年庚寅春。」詩末有註：「台灣政治建設協會重要幹部人員罹難者，林茂生淡江中學校長。施江南醫學博士。黃朝生醫師，廖進平建設會理事。楊元丁協會理事。林連宗國大代表。李遠芳、李遠漢律師。」

為國犧牲不喊冤，祇緣奸宄聽譖言。忠良被害恨難抑，暴雨狂風海濤喧。

憑弔江山並國殤，三年前事碎心腸。青山莽莽埋忠骨，白水滔滔引恨長。

作者並未哀悼特定的被害者，而是以「忠良被害」、「國殤」概括台灣人才被大量屠殺之慘劇，結合「暴雨狂風海濤喧」、「青山莽莽埋忠骨，白水滔滔引恨長」的蒼涼景物描寫鋪陳，倍添「天地同悲」的哀淒氣氛。

嘉義詩人楊爾材（1882~1953）則有〈丁亥哭某友〉四首⁵⁴，雖未明言因二二八而作，但從詩中激昂的「慘死」、「呼冤」字眼推測，應該也是有感於友人因二二八事件冤死而作⁵⁵，讀來字字驚心：

我臺光復後，讖語預言先⁵⁶。宜守株藏拙，須知固命全。平生無友諒，慘死有誰憐。仇黨偏殘忍，難禁老涕漣。

慘死知非罪，回生恨失援。眾仇皆欲害，我意獨憐冤。妻子慚無用，親朋懼不言。料君泉下去，難以散陰魂。

痛自含冤死，嗟吾羣怨愁。貪婪悲濁世，廉潔憶清流。故里傳人說，新營有鬼啾。陰魂應不散，夜夜泣呼讎。

惹我愁頻種，為君恨不平。劇憐非命死，慘哭枉災生。報怨人稱快，含冤鬼泣鳴。泉臺靈有覺，料必訴天京。

54 楊爾材《近樗吟草》所收〈丁亥哭某友〉四首五律，與〈丁亥哭友人〉八首七絕，字句頗多雷同，疑五律為改寫版，本文引述以〈丁亥哭某友〉四首五律為準。

55 根據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某研究生面告筆者：他實際訪進行田調訪查獲知本詩题目的「某友」，就是指黃媽典，當時黃媽典之妻臥病在床，故第二首有「妻子慚無用」之語。

56 作者註：「曾託友窺戒。」

這四首作品，或述光復後政府對台灣人的懷疑，人命脆弱難保，或感慨友人被陷害遇難，而無人敢仗義執言，或痛陳無辜枉死，亡靈必將向上天訴冤，或陰魂不散，尋求復仇。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嘉義是死傷最慘重的幾個地區之一。楊爾材定居朴子，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單是朴子一地，就有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副鎮長張榮宗兩人遇害。嘉義市的有資料可查遇難者，則包括嘉義市籍著名畫家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醫師潘木枝、市議員盧炳欽等人⁵⁷。可見這種哀悼台灣領導精英大量慘遭屠殺的傷痛，確實是當時台灣人的集體傷心記憶，也是一頁頁書寫不盡的心靈悲痛史。

4 呼籲政府寬大處理，期待社會回歸平靜

另有一類作品，內容重點是站在祈求社會安寧的角度，以較為和緩的語氣，呼籲政府寬大處理，期待社會早日恢復平靜。嘉義詩人林玉書的〈感時縱筆〉四首組詩是此類之內涵代表作，以下舉二首為例加以觀察。

滿眼瘡痍半未瘳，那堪手足又相仇。憤無從洩易於變，禍有由來靖豈休。教在養生安國本，治先革政解民愁。且能團結明兼愛，樂奏昇平遂遠謀。

劫餘歷劫感難支，禍起蕭牆痛可知。重義纔教能取信，舍仁何以釋懷疑。補瘡挽肉誠無奈，煮豆燃箕更近癡。深願同胞須了悟，建基光族互扶持。

這兩首作品，一面呼籲政府寬大處理，期望社會早日恢復平靜，一方面又對政府當局愷切提醒，要痛下決心檢討事件之起因，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57 以上嘉義地區遇害者之生平事蹟，參見李筱峰所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

第一首「憤無從洩易於變，禍有由來靖豈休」之語，確實是洞悉世態人情的深刻觀察，他認為事變之起是由於長期累積的強烈民怨無從發洩的結果，而大規模之動亂既起，必有其複雜原因（禍有由來），單憑武力鎮壓，無法從病根上解決問題，「靖豈休」三字的逼問，確實直入問題核心（「靖」者安也，指武力鎮壓，政府每以「綏靖」為名，行武力鎮壓之實），意思是說：以暴易暴，屠殺只會製造仇恨，引來更多反抗，難道政府要將所有的民眾都趕盡殺絕嗎？所以作者進而要求政府讓民眾能在平靜的生活中安養生息，革除引發民眾不滿的眾多弊端，政府與人民才能團結互愛，進而期待「樂奏昇平」的美好未來。第二首「重義纔教能取信，舍仁何以釋懷疑」仍是諄諄告誡當局：唯有重義，以仁心為念，才能去除台灣人的疑懼，取得信賴，消泯對當局的強烈排斥與敵意。同時他也呼籲民眾放棄對立，互相扶持，試圖以較客觀持平的立場看待此一悲劇。

另外，台北瀛社詩人林佛國的〈感時呈世佛團長〉一詩，則對掌握生殺大權者的發出懇求，語氣態度都更為卑下，詩題所稱的「世佛團長」，即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詩云：

同是軒皇之子孫，重光天日盼仁恩。劫消亟要通民隱，痛定深思遏亂源。蓬島治安原有素，頑夫綏靖更無冤。可憐附和芸芸眾，自首多公許叩關。

這首詩是直接寫給張慕陶看的，雖然「劫消亟要通民隱，痛定深思遏亂源」、「自首多公許叩關」等語，反映出作者身為地方士紳對擁有軍權的武將存有一份渺小的期待，但此詩能發揮怎樣的勸誡效果，不免讓人存疑。根據史料，張慕陶在二二八事件中相當跋扈蠻橫，甚至不聽陳儀號令，濫殺牽連極廣，手段兇殘，本文前已引述王添灯慘遭張慕陶屠殺之經過。然而退一步說，不論作者個人與當時政府當局乃至掌握軍權的將領的關係究竟如何，此詩背後擔心民眾無辜受害的人道關懷仍是值得肯定的。

出身台北平溪的礦業鉅子李建興，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任瑞芳鎮長，其晚年作品〈七十一歲回憶吟百首〉中有多首記錄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見聞，其中〈代民請罪〉一首，描述他竭力阻止當地可能發生的一場血腥屠殺，詩前有序言詳述經過：

在三月中，地方變亂方興未艾，忽接臺北縣府函達鎮公所，令轉知地方士紳與民眾代表，集合瑞芳鎮公所，有某長官欲來訓話。奉令，遂即轉達地方人士，到會者百餘人。某軍事機關中將到瑞時，先密示另日與有關耆氓見面，否則鎮長亦有責任。同時建興感覺此次變起倉卒，均係盲從之輩不知利害，興風作浪，隨聲附和。倘依軍方之令則牽連甚廣，行將玉石不分，且眼見一般親友受無辜之累，於心何忍，因叩伏中將面前，代民請罪。以鄉愚無知，或被迫脅從，乃本人德不足以感人所致，願以一身代罪，軍前聽候嚴處，不願牽連他人。斯時建興聲淚俱下，某中將與王區長再三囑命起立，從長計議，形勢始得緩和。建興方起立，中將即稱可散會，凡參加會議人士鮮不垂淚也。

至於詩作，內容如下：

痛哭軍前作罪人，仗言拯救閭親鄰。一時蠢動冤難辯，禍亂臨頭任一身。

一位本性忠厚的基層地方首長，竟須向一位擁有槍枝大砲的將軍下跪求情，目的是為求避免恐怖屠殺事件或牽連眾多無辜的冤獄發生。作者以民眾安危為念固然可感，但台灣人在動亂年代為求民眾活命而喪盡尊嚴，飽受屈辱，這樣的歷史場景，在21世紀「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時代看來，真令人滋生「恍如隔世」的荒謬錯亂之感，也不免令人為作者置身在當時「千鈞一髮」情境之下，極度委屈之痛苦深深抱屈。

（二）書寫角度

就作品的書寫角度來觀察，新文學大致上都是站在批判、反省的立場，以不同文類、不同手法、不同內容，反映二二八的複雜面向。而古典詩的書寫角度，似乎歧異性更大。有的是站在民間立場，指斥政府失政；有的詩人雖然指責陳儀失政，卻將事件起因歸咎於共黨煽動，仍表現出對國府統治的高度支持。另外，由於當時風聲鶴唳、局勢險惡之恐怖氣氛，有不少作品並未明顯表達立場，而以感慨不幸為描寫的主要切入點。最令人遺憾的是，也有少數詩人，非但不察事件之起因，不敢指陳政府之過錯，反而依附官方說法，視起事者為盲動的暴民，反映書寫者的軟弱與道德勇氣的匱乏。以下即分述之。

1站在民間立場，指斥政府失政

詹作舟的〈二二八事件感賦〉可說是此類作品中態度最激進的一首：

貪污瀰漫甚，危機孕已成。私煙甯盡緝，碩鼠更橫行。激憤青年士，
膺懲不軌兵。市民當蹶起，苛政要彈抨。

本詩前半首指出官場貪污風氣瀰漫，民間隱忍已久的不滿，終於醞釀成重大危機，這是二二八爆發的重要原因，民生困苦未能改善，光以強硬手段取締私煙並無法解決問題，「碩鼠更橫行」是痛斥貪官污吏的胡作非為毫不收斂。後半首作者相當大膽的認為青年起事是基於激憤不平，軍方「不軌」屠殺民眾，因此受到懲治攻擊並無不當，他甚至期盼更多人起來響應，集結民眾力量來反抗苛政。可以想見，作者這種「論述」從官方觀點看來是「煽動民眾叛亂」而帶有「顛覆政府」意圖，在當時肅殺環境中不可能公开发表，否則可能惹來殺身之禍。但在高度危險的肅殺環境中，作者仍偷偷書寫，透露出內心無法壓抑的苦悶與憤怒。

作者另有〈哀台灣同胞〉一首長詩，詳細描述二二八事件起因、發生經

過，更具體指陳當時政府的種種缺失：

臺民黃帝之子孫，曾被滿日囚籠樊。備嘗愚民分化策，于今民族念猶存。
渡臺都隨鄭國姓，籍多閩粵最耐煩。力闢荊榛開荒土，聚族耕耘事生繁。
晚近淪夷五十載，猶多藉力開智門。文化水準漸提高，眾目所視毋煩言。
殆至丙戌收戰功，河山依舊歸中原。遺民扶老兼攜幼，歡迎上官塞車轅。
臺地產物本豐富，民亦善良知報恩。倘得賢明為政者，何患治下不春溫。
無奈一班諸新貴，朋比為奸樹禍根。大官擅權作威福，小吏貪污倒酒罇。
上下只管交漁利，待興百廢與誰論。遠因近果有以致，旋緝私煙生口喧。
局吏開槍斃民命，無風人海起波瀾。須臾群譁訴大吏，泰然漠視任覆盆。
衛士野性忽又起，機槍掃射逐人垣。伏屍數百長已矣，生者聚眾愈成群。
聞風響應遍全島，官逼民變尚何云。眼看眾怒難收拾，告急主席上虛文。
偽說奸黨潛煽動，又傳野心家糾紛。是非倒置喪心事，肆行屠戮聞未聞。

本詩從台灣歷史之回溯寫起，強調台灣人的民族觀念濃厚，刻苦耐勞，本性善良，光復之初對政府極力歡迎，接著逐漸進入主題，批評戰後國府新貴之魚肉台民，累積民怨，才會因偶發的取締私煙事件釀成大禍。而全島聞風響應，足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蠻橫的處理方式，更刺激民間的反抗力量，終導致慘劇擴大，無可收拾。詩中「官逼民變」的說法，可以看作是當時民眾的共同心聲，而「偽說奸黨潛煽動」，更直斥陳儀卸責任之非。從結尾「是非倒置喪心事，肆行屠戮聞未聞」兩句推測：作者寫作本詩，大規模的追捕屠殺行動仍在持續之中，驚心動魄的氣氛貫串於全詩。

吳新榮「獄中詩」之一，則是從側面表達對陳儀政府的激烈批判：

廿八事變起，三台意氣高。流盡青年血，滿監革命歌。

本詩最聳人耳目者應是以「革命」二字形容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之

偶發性質，本質上與政治革命之有組織、有計畫差異甚大固不待言，但本詩以這種角度看待二二八，無疑是指斥當時政府腐敗之嚴重，在作者看來已無可救藥，非推翻無以為功，作者並歌誦起事青年都是基於熱情而激發出「不怕死」的精神，吳叡人形容這首詩是「台灣文學史上少見的『易水蕭蕭西風冷』的壯士悲歌⁵⁸」

2 指責陳儀失政，歸因共黨煽動，支持國府統治

如呂伯雄作品〈竹枝詞「二二八事件」寫實〉⁵⁹，這種觀點是受限於事後國府的簡化問題與推卸責任的說法：

初復遺民望屈伸，堂皇冠冕盡狐羣。接收人手多貪墨，治政無能種遠因。

公署不公失主裁，任憑奸宄亂鎗開。可憐組上同胞肉，海港浮屍算不來。

計從匪諜智能昏，欺上妄稱肅亂根。誠樸台胞組上肉，任憑屠殺慘難言。

民族精神猶未拋，歡欣治政我同胞。誰知共諜施離間，玩弄官軍昏且驕。

幸蒙領袖德恩頒，陳匪他調始肅姦。臨去猶誣三十士，有人被迫上梁山。

目前學界研究顯示：共產黨的力量在二二八事件所產生的作用有限，二二八的發生更不是起因於共黨煽動的單純原因。作者在這組詩中雖然追溯遠因為陳儀手下之貪污風氣嚴重，但「計從匪諜智能昏」、「誰知共諜施離間」、「陳匪他調始肅姦」的看法終究有其侷限。且詩中稱頌「幸蒙領袖德

58 吳叡人〈意志之碑——為二二八事件五十四週年而寫〉，2001年4月，《聯合文學》98期，頁99。

59 原詩註：「民國卅六年丁亥二、廿八」，原作共八首。

恩頌」對蔣介石極表推崇，而目前學界研究顯示：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初起，便決定調派軍隊赴台灣鎮壓，並非受到陳儀的蒙蔽而作錯誤的決定⁶⁰。作者的認知顯然受到時代環境的制約，無法獲得更周全的認識，或者是因為這種說法是過去國民黨主政時代官方可以接受，且能公開發表的標準「論述」。

3 未明顯表達立場，以感慨不幸為主

這類作品，或是出自明哲保身的考量，刻意隱藏，不敢明顯表態；或是心灰意冷，對社會動亂的傷懷和強烈無力感，反映心境的極度悲涼。如陳逢源〈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吳夢周〈感事和南都〉（「南都」是陳逢源的號），與林玉書〈感時四絕〉等作品都有這種傾向。先看陳逢源〈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吳夢周〈感事和南都〉兩首：

江城昨夜起狂波，後果前因究幾多。人事難分棋黑白，黨碑長灑淚滂沱。已知老驥雄心死，其奈哀鴻滿眼何。稍喜劫餘身尚健，一春花信付蹉跎。（陳逢源）

刀光槍響委沉波，去日悠悠苦恨多。一夜江山春欲盡，滿城風雨淚猶沱。也知政令寬為上，可惜民心痛若何。真個世情費斟酌，相期將壽補蹉跎。（吳夢周）

前一首陳逢源之作，「後果前因究幾多」以含混的用詞暗示作者有難言之隱，「人事難分棋黑白」是說人世間的是非對錯，不像棋子黑白那樣分明容易判斷，若與葉榮鐘：「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周定山：「死不復生評莫酷，存真餘悸語猶驚」、詹作舟：「黑暗乾坤事莫明，是非

60 詳參李筱峰〈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頁460，收入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1998年6月一版二刷。

顛倒總心驚」所充塞的正義感和亢直語調相較，這種詩句的措辭顯得小心翼翼，但「黨碑長灑淚滂沱」一句，又透露出他對死難的台灣精英的肯定與哀悼。本詩的後半首：「已知老驥雄心死，其奈哀鴻滿眼何」顯示極度灰心無奈的心境。結尾「稍喜劫餘身尚健，一春花信付蹉跎。」表面是自我慶幸此身安然無恙的私心，但作者在乎的豈真是錯過三月春天的花信嗎？非也，恐怕是「保住頭顱稱萬幸」（語出葉榮鐘〈步讓友書感原韻〉）劫後餘生的餘悸猶存吧。

吳夢周〈感事和南都〉表達同樣迂迴，也是以感慨不幸為主，「刀光槍響委沉波，去日悠悠苦恨多」，點出殺戮的「刀光槍響」會消逝，但民間的「恨」意：痛苦與悲憤卻將隨著時間流逝而而延續不絕，「春欲盡」、「淚猶沱」，都是極度傷心語，「可惜民心痛若何」反映作者對此一悲劇產生巨大傷痛的「不忍」，而結尾兩句也一如陳逢源採「含糊其詞」的語言策略，小心克制，以避免因言論「出軌」而賈禍。

林玉書〈感時四絕〉屬七言絕句，在四句中只就「傷時」抒哀，其他諸如探討事件起因、批評政府缺失等面向，則完全未加著墨。試錄二首以見：

是真世上無些事，却怪庸人自擾之。畢竟只增塗炭苦，血淋手足劇堪悲。

舊學徒嗟與俗違，坐看擾攘計全非。孱軀老我無多淚，忍為傷時暗一揮。

4 支持官方立場，視起事者為盲動暴民

這是最令人遺憾的一種書寫角度，也顯示古典詩作為書寫載體的複雜性格，它可以藉強力批判展現書寫者的主體尊嚴，也可能淪為依附統治者的個人表態工具，關鍵乃在作者的政治立場的抉擇與思想人格的自我定位。所幸以目前筆者蒐集到的文本觀察，發現此類書寫仍屬極少數，以下試舉例說明。張李德和〈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二夜感賦〉是最明顯的詩例：

吁嗟乎！何來暴黨與蠢徒，禍起蕭牆遠近呼。招邀逐隊煽民眾，學子茫然為所愚。峭寒春雨苦連天，風雲告急氣欲顛。似虎如狼頻脅迫，槍聲劍影繞身邊。聞道將迎市長回，指望和平着着開。詎料會談終破裂，紛紛老幼罹烽災。驚心吊膽望平和，不獲平和險更多。乘危搶劫誰能免，東奔南走起悲歌。忽見街頭徬徨勢緊張，旋看國軍銃劍揚。舉市已行戒嚴令，挽回淑氣保禎祥。

張李德和出身名門世家，長期生活在上階層的穩定優渥環境中，或許正因如此，他的生活境界充滿藝術美感與靈性追求⁶¹，使他無法貼近民心趨向，或對下階層民眾的痛苦感同身受。本詩描寫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嘉義市區的動亂場面帶給作者極度不安與恐慌，起筆就直接以一句「何來暴黨與蠢徒」將起事民眾定位為「無知的暴民」，他不願細察動亂的原因，當然就會有「暴民何來」之困惑，以致全詩描寫的重心都環繞著「民眾作亂」著墨，依這種思考模式，他會稱頌「旋看國軍銃劍揚」，而刻意不談槍聲背後台灣精英與民眾被大量屠殺，甚至認為「戒嚴令」可以「挽回淑氣保禎祥」，也就不令人詫異了。

出身台北文山景美地區的詩人林佛國，也有類似的書寫角度，試看〈集應廟軍民聯歡席上賦呈〉：

雍容共喜鎮文山，除暴安良檢作奸。今日壺漿聊致敬，神前語語息兵端。

依照林佛國詩集《長林山房吟草》作品編年與詩題下的自註，可確定本詩寫於1947年4月，詩題「軍民聯歡」的場景出現在鎮壓屠殺尚未結束的四月，已足以令人驚詫，詩中更對軍隊鎮守當地表現高度接納歡迎，稱頌軍隊

61 關於張李德和之生平與作品研究，詳參陳嘉英〈尋找空間的女聲——以台灣女詩人張李德和、石中英、黃金川為探究對象〉，政大國文教學碩士班學位論文，2003年6月；江寶釵〈台灣漢詩言說現地的建購與離散——嘉義李德和「文藝沙龍」研究〉，《國文學誌》第8期，2004年6月，彰化師大國文系出版。

鎮壓之舉是「除暴安良檢作奸」，雖然低姿態的背後，應該有確保當地民眾安危的考量，但作者描寫二二八事件之作品多首，卻從未見對當局之失政有任何批評，其依附當局而喪失自我主體之書寫立場遂不可掩。

（三）思想意涵

二二八相關古典詩，反映近代台灣知識份子面對時代鉅變，內心鬱結而曲折的思想意識轉變與應世之道，從而折射出幾種不同的反應，見證了台灣社會經歷二二八創傷後的集體症候群，筆者嘗試歸納成三種不同意涵，其一是「退避隱忍以遠禍，知識精英心靈受創與政治恐懼症的投影」，其二是「屈從依附當權者，反映台灣人喪失自我主體的悲哀」，其三是「在黑暗中尋找微光，在毀滅中尋求新生，展現台灣人的堅韌精神」。

1 退避隱忍以遠禍，知識精英心靈受創與政治恐懼症的投影

陳虛谷是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新舊文學兼擅的作家，他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由於擔心受到牽連，乃接受友人楊木的勸告離開彰化市區，帶領家人避居和美鄉下故居「默園」⁶²。《陳虛谷作品集》收有一副自題「默園」的楹聯，寫於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默不一言，世事人情空多感慨；園有佳趣，鳥歌蝶舞一任自然」⁶³。單看下聯，似乎寫得一派閒適自得，但上聯卻隱約透露著複雜的時代傷痛，面對二二八造成的黑暗時代，詩人只能選擇沉默以對，隱遁到一方遠離動亂的小天地中，以「鳥歌蝶舞」忘卻現實的傷痛，這與永靖醫生詹作舟在經歷白色恐怖牢獄之災後，自號「潛園」，以行醫、寫詩、種菊寄託餘生，有類似的心情⁶⁴。而與陳虛谷互動頻繁的台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則選擇在1949年底自我放逐於日本，

62 見陳逸雄〈我所認識的陳虛谷〉，《陳虛谷作品集》頁808-809，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63 見《陳虛谷作品集》頁434，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64 參見施懿琳為《詹作舟全集》所寫的序文，見《詹作舟全集》第一冊頁14-16，永靖：「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2001年。

直到1956年去世為止終生未返回故鄉，他晚年作於日本的詩〈次鏡邨氏鎌倉晤談有感原韻〉有句云：「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沈」、「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也正是這種極度灰心無奈而不得不遠離故土的深刻告白。

莊垂勝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曾被拘禁七天，台中圖書館館長的職務也被撤除，此後即避居霧峰鄉下萬斗六（萬豐村）大同農園，終生退隱。莊氏退隱後的生活，據其長子林莊生之說，其好友時任監察委員的丘念台，每年總愛來萬斗六過夜一、二次，目的是爲了聽莊垂勝發牢騷，林莊生並以幽默之筆形容父親是所謂「淪落人公會理事長⁶⁵」。可見其晚年心境之抑鬱，莊垂勝有一首作於1947年11底的〈秋夜讀詩〉⁶⁶，很能反映這種苦悶心情：

莫怨西風擾夢頻，吟哦權作太平民。哀時每覺今猶昔，淚落燈前對古人。

「擾夢頻」暗示心情之不平靜，畢竟無法忘懷世事，「哀時」之念恆縈繞於心，「今猶昔」是感慨台灣在戰後的命運竟與日本殖民時代的被壓制不自由如出一轍。「吟哦權作太平民」的「太平民」三字，有強烈的反諷意味（試問：真正的「太平」何處可求？），面對黑暗的時局，除了藉吟詩排遣苦悶，還能有何作爲呢？

以下再舉數例，觀察二二八對台灣知識份子造成的心靈傷害，以及詩人選擇隱忍避禍的消沉心態。

△歷劫時頻晝掩門，雄爭蝸角敢輕論。老夫豈特無官樂，高枕猶堪亦國恩。

△琴書自昔最相親，況是滄桑劫後身。不管閒花開與落，唯求無事太

65 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頁80-81，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出版。

66 原詩作者自註：「櫟社秋會擊鉢，三六、一一、九」。

平春。

這二首詩分別是林玉書的〈感時四絕〉之一、顏其碩〈二、二八事件有感〉之一。第一首「歷劫時頻晝掩門」，大白天卻緊掩家門，原因是爲了避免不可預測的劫難，這是人命「朝不保夕」恐怖陰影的心靈投射，次句是說最好不要談論政治批評時局（以免惹禍上身），三、四兩句更深具諷刺意味，作者自稱不但無官最樂，在此亂世能夠高枕安居，已經堪稱「國恩」浩蕩了，此正如葉榮鐘詩句所謂：「保住頭顱稱萬幸」，但語氣較爲委婉而已。

第二首，刻劃經歷二二八大動亂之後心境消沉，有如驚弓之鳥，只宜每天以琴書爲伴，後兩句意謂不過問世事，只求平安過日。這兩首詩見證二二八大屠殺之後，台灣人心靈受創嚴重，對世事選擇冷漠以對，遠離是非以求免禍，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當時知識份子的共同心境。

2 屈從依附當權者，反映台灣人喪失自我主體的悲哀

前文在討論「書寫角度」一節已提及：其中第四種「支持官方立場，視起事者爲盲動暴民」是最令人遺憾的一種書寫角度，筆者在此並無意採取「置身事外」的高姿態來指點、評斷前人是非，但如果探觸歷史傷痕是爲了在毀滅後追求再生，那麼，面對過往悲劇曾出現的種種人性扭曲，吾人也不該視而不見，未贊一詞。

台北瀛社詩人林佛國，在日治時期曾任職《台灣日日新報》，向來表現出對日本治台積極擁護態度⁶⁷，戰後他在歌頌「光復」之餘⁶⁸，因應現實環境迅速調整認同，並積極表現對國府統治的支持。加入國民黨之後，每每以詩歌頌黨政要角，先後擔任台北縣議會議員、台北縣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67 參見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以櫟社徵詩（1912）為主的討論〉，《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5卷，頁179-222，2004年7月。

68 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頁50，有作於1945年9月的〈台灣光復喜賦〉七律三首。

這類作為與居於瀛社領階層的詩人謝雪漁、魏清德都十分相似，本無足深怪。但從現存詩作顯示，他不但歌頌張慕陶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鎮壓屠殺之舉（已見前文），並且與他保持密切互動，1948年7月張慕陶調職升官，他曾贈詩送行，題目是〈送世佛張憲兵第四團長慕陶榮陞去〉，內容如下：

一經綏緝便興文，未暢談詩到夜分。此日昌黎稱可惜，恨無佳句贈將軍。

處變寬仁三面開，幾回晉謁見誠推。而今戡亂南都去，何日功成捲土來。

從第一首可看出兩人似乎曾以詩締交，作者稱讚他是「一經綏緝便興文」，至於「綏緝」行動背後所沾滿的鮮血，都在兩人「夜半論詩」的愉悅情境中給清洗殆盡了。第二首說對方處理二二八事件是「處變寬仁三面開」，還希望他日後能再「功成捲土來」，雖然這可能只是應酬詩的客套語，但本詩所反映的作者心態毋寧更值得深思。這與張李德和詩中稱起事民眾為「暴黨蠢徒」，歡迎戒嚴令的實施，都是台灣人喪失自我主體的表現，也是屈從不義政權，不但毫無批判勇氣，更對政府暴行加以吹噓、歌頌，自我主體尊嚴何在？這恐怕是台灣人檢視歷史，需要痛切檢討的嚴肅課題。

針對這種現象，在一篇紀念二二八的文章中，作者吳叡人提到吳新榮因二二八被捕，在獄中巧遇日治時期抗日運動的舊友楊遠等人而感嘆：「也許台灣的豪傑均要通過這個關門，要來這裡清算日本時代的舊帳底」，吳叡人有以下對照性的批判：

戰後初期，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道德論述底下，台灣歷史以最現實主義的方式推進，於是御用紳士到了新政權底下依舊是御用紳士，二臣依舊是二臣，而昔日反抗殖民政權的異議份子如今則仍舊是不合時宜的反抗者與階下囚。這是交換與收編，權力的邏輯，一切取決於你願不願意再一次接受附庸的角色，再一次在邊陲分食殘餘的權利與榮耀，

這實在是和什麼民族大義無關。⁶⁹

旨哉斯言！這段評論可謂切中要害，也完全符合從日治到戰後的台灣政治現實。

3 在黑暗中尋找微光，在毀滅中尋求新生，展現台灣人的堅韌精神

前兩種「二二八創傷症候群」第一種偏向消沉無奈，第二種則因逢迎而喪失自我主體，都無法帶給人希望和光明。所幸筆者在葉榮鐘的詩中讀到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聲音，那是來自對時代悲劇的深刻省思，試圖在苦難中勇敢挺立的堅毅力量，筆者稱之為「在黑暗中尋找微光，在毀滅中尋求新生，展現台灣人的堅韌精神」，此類代表作品有〈車過竹北有感〉、〈霖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兩組作品，〈車過竹北有感〉內容是：

世事方堪憂，河山尚信美。落日幻蒼濛，耕者勞未已。賴茲愚公裔，
康樂或可企。滄桑雖變更，人心幸未死。

本詩在《少奇吟草》中，是排列在〈哭若泉兄〉、〈弔耕南先生〉、〈弔連宗兄〉、〈弔王添灯兄〉各首之後，可見是寫於二二八事件不久。單看一連串以「哭」、「弔」字作開頭的題目，就讓人感受到一股難以言宣的哀戚感，而穿插在其中的這首作品，作者似乎以朦朧淚眼在極度絕望痛苦中眺望著遠方的一線希望，這一線希望，支撐他作為台灣人拒絕在毀滅中仆倒的生命尊嚴。本詩最動人的描寫來自「落日幻蒼濛，耕者勞未已」兩句，蒼茫遼闊的大地意象以落日為背景，烘托出台灣農民根植大地、勤墾不懈的奮鬥精神，譜成一闕土地與人民和諧交響的動人旋律，使作者從中領悟到再生

69 吳叡人〈意志之碑——為二二八事件五十四週年而寫〉，2001年4月，《聯合文學》198期，頁99。

的力量。「賴茲愚公裔，康樂或可企」，暗示台灣人的生命韌性代代相傳，美好康樂的未來即使再遙遠，也終將在永不放棄的奮鬥過程中實現。全詩以「滄桑雖變更，人心幸未死」收尾：人心未死，說的正是在黑暗中尋找微光，在毀滅中尋求再生的勇氣來源。

他的另一組作品〈霪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藉象徵筆法以哀淒的筆調，表達失敗者如何在極度困頓中挺立來的生命哲學，見證柔弱中的堅毅力量。

連宵雨打又風吹，滿目瘡痍亦可悲。猶有宿根摧未了，春來還可競芳菲。

飄紅墜紫遍東籬，憔悴庭花慘不支。剩得劫餘三兩朵，牆根猶托可憐姿。

索居苦雨悶生時，卻為殘紅賦小詩。便即化泥香不減，流風餘韻繫人思。

蕪穢寧甘冷眼窺，得時蔓草正蕃滋。栽培畢竟非容易，缺葉殘枝慎保持。

這四首組詩，有對死難者的無限追思（「便即化泥香不減，流風餘韻繫人思」），有對小人當道的冷語諷刺（「蕪穢寧甘冷眼窺，得時蔓草正蕃滋」），但主脈則是對台灣精英人才劫後餘生的呵護與珍惜：「剩得劫餘三兩朵，牆根猶托可憐姿」、「栽培畢竟非容易，缺葉殘枝慎保持」。其中「剩得劫餘三兩朵，牆根猶托可憐姿」兩句，語氣看似充滿弱者的自憐，細細品味，卻又可讀出一身傲骨的堅持。而這組作品中，最能代表生命的堅毅精神的，則當推「猶有宿根摧未了，春來還可競芳菲」兩句：只要「宿根」還在，埋藏在地底的終究會發芽破土而出，等到春天再度來臨，必將綻放萬紫千紅，無畏地展現芳香。

五、相關作品的寫作手法與美學表現

（一）寫作手法

論「二二八事件相關古典詩」的寫作手法，大致有三種類型：其一，直言指斥以抒憤，語氣通常沒有任何遮掩隱藏。其二，以議論語氣針砭當道，說理成分較濃厚。其三，藉象徵手法隱藏深意，每每假借寫景、詠物以寄託感慨。一般而言，前兩種寫作手法由於創作時的心情過度急切，未經沉澱深思，有時會忽略剪裁謀篇，鍛字鍊句，流於情緒的宣洩，或者太強調勸戒說理，導致藝術性不足。第三種手法，作者擅長將深沉的感慨轉化為文學意味深遠的隱喻，能引人低迴深思，與悲劇事件本身產生適當的審美距離，因而展現較佳的文學效果。

1 直言指斥以抒憤

這類作作品，是作者悲憤情緒的直接反映，以詹作舟〈二二八事件感賦〉為例：

貪污瀰漫甚，危機孕已成。私煙甯盡緝，碩鼠更橫行。激憤青年士，
膺懲不軌兵。市民當蹶起，苛政要彈抨。

全詩雖缺少含蓄沉潛，以供反覆咀嚼之韻味，卻流露出直言無懼、一氣灌注、興味淋漓的痛快感。前兩句「貪污瀰漫甚，危機孕已成」說得斬釘截鐵，辯無可辯，其實是當時有識者對時局的共識。而「甯盡緝」的反詰逼問，已讓當局無所迴避，「更橫行」進而深入一層，強化「苛政猛於虎」的卑劣形象。五、六句，借助人物形象對比，完全顛覆將起事者視為「暴徒」的官方論述，顯示堅持民間在野立場的道德勇氣。結尾兩句，作者難以壓抑的憤怒情緒已完全爆發，是事變初起群眾心理的集體反映。

又如葉榮鐘〈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

莫漫逢人說弟兄，閱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起筆的反語已說得無比沉痛，而「予求予取擅威福」、「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等句，更是直言無隱對政府殘殺民眾的悲憤指責。作者最在乎的還是是非顛倒，直接指揮軍隊下令屠殺民眾的人，還洋洋得意是為國除害呢。正如作者另一首〈三月二日〉詩云：「謠諑紛紜三市虎，輿情顛倒一街山」，也是寓意相同直言指斥的筆法。

這種激憤的心情，如果未經沉澱又缺少字句鍛鍊的功夫，有時難免會影響作品的藝術性，如石中英〈雜詠〉⁷⁰之二、四：

城門殃及歎池魚，虐政嬴秦暴不如。可恨姦徒施毒計，不分良莠一齊鋤。

禍起蕭牆難逆料，小題偏作大文章。誰言四海初安謐，奸宄陰謀可再張。

針對「虐政嬴秦暴不如」的引古為喻，其實不必考量此言是否過激，因為這是作者極度憤怒失望的反映。但像「可恨姦徒施毒計，不分良莠一齊鋤」、「禍起蕭牆難逆料，小題偏作大文章」等詩句，其實都幾乎等同於鬆散而淺白的口語，作品創作時「指切時事」的宣洩目的，顯然大於美學價值的追求。

2 以議論語氣針砭當道

最明顯的詩例是林玉書〈感時縱筆〉四首，全組作品在感慨之餘，藉

70 原詩自註：「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仲春台北有所感」。

說理以針砭時政的意味特別強烈，正與江寶釵教授指出林玉書詩作：「說理議論的傾向特別顯著」之論斷相符⁷¹，這組作品的前兩首，前文已有引述解讀，下面就三、四首觀察作者以議論手法入詩的寫作傾向：

茫茫人海幾浮沉，悔悟惟希早自新。志勵九思明道義，行敦三省潔心身。
劫餘漫許求多福，世亂難期絕點塵。知否回頭均是岸，好徵去果與來因。

矯情逆理事難收，殘局紛紜更可憂。萬物守中誠匪易，一針入定竟何求。
要知拔本源終塞，須悟從寬眾自由。視彼芸芸心渙散，重新善導仰深謀。

第三首「茫茫人海幾浮沉，悔悟惟希早自新」、「知否回頭均是岸，好徵去果與來因」等句，似乎因指涉對象究竟是「說給誰聽？」的曖昧性，而可以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詮釋角度：表面他是規勸二二八起事者「悔悟自新」、「回頭是岸」，其實更可能是暗中寄託深意，希望政府能真正改弦易轍，改過自新，徹底杜絕貪污、專權之弊端，因為這首詩的五、六句「劫餘漫許求多福，世亂難期絕點塵」分明有言外之意，與本組其他各首主旨都是環繞著對政府當局的苦言勸戒，有其思路的一致性。不過三、四句「志勵九思明道義，行敦三省潔心身」，讀來有如宣揚儒家學說的道德規箴，味同嚼蠟，詩質稀薄。

第四首除了起筆感嘆憂心二二八之亂局，並以「矯情逆理」四字寄託輕微批判之外，以下句句都是說理，「萬物守中誠匪易，一針入定竟何求」純屬議論，後四句：「要知拔本源終塞，須悟從寬眾自由。視彼芸芸心渙散，重新善導仰深謀。」以說理語氣呼籲對政府當局應該「拔本塞源」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並殷切期盼當局對受牽連民眾「從寬處理」，發言之誠懇用心溢於言表，但用詞稍顯枯淡，蓋說理成分過於濃厚之故。

71 見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頁306，台北：里仁書局，1998年6月。

3 藉象徵手法隱藏深意

前兩種偏向直接批判議論的手法，類似詩經「賦、比、興」的「賦」法，另有一類作品並不直接寫事件本身，而是借助象徵技巧寄託深意，手法近似「比興」，雖然有時造成理解上的困難，但往往始作品更具藝術效果，如以下各例。

先看林獻堂的〈三月一日聞雷〉：

一聲霹靂出雲中，餘響遙拖羯鼓同。啟蟄龍蛇將起陸，應時花木漸成叢。穿窗細雨深宵急，翻幕寒風薄暮洪。失箸英雄今已矣，惟餘燕子自西東。

這首〈三月一日聞雷〉，見於《東遊吟草》中，是1951年在日本所寫，距二二八事件發生已相隔四年之久，當時獻堂留居日本一年多，而故鄉則因國府甫遷台灣，為鞏固政權而進入全面肅清異己的「白色恐怖」時代。就詩題及內容來看，好像只是一首普通的寫景詩，但放在時代背景及獻堂的晚年遭遇來看，則不難體會：其實這是故意以隱晦的象徵手法寄託深意的象徵詩，「聞雷」本身就是隱喻。以寫作技巧而言，十分高妙，能抓住「雷響而風雨大作」的景象加以描摹刻劃，聲勢駭人，讀來令人心神震動。再細品內容，則感慨深沉，詩中有批判、有譏刺（應時花木漸成叢），但更多的是無奈和不平，尤其最後兩句的悲涼意味，真可謂老淚縱橫，力透紙背矣。「失箸」二句，運用歷史典故，需加解釋始能理解深意⁷²。意謂二二八有如一聲巨雷，被陳儀視作統治者威脅的精英人才，不幸遇害者多矣（今已矣）；而劫後餘生的台灣菁英，就如同燕子飽受驚嚇而各分東西，亡命天涯。「失箸

72 據《三國志·蜀志·先主傳》記載：曹操曾對劉備說：當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兩人，他人皆不足觀。劉備當時正在進食，聞此言，嚇得掉了筷子（失匕箸）。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第廿一回則寫成劉備聽到曹操此言，因吃驚而掉筷子，剛好當時雷聲大作，劉備於是假裝是受到雷聲驚嚇而掉筷子，乃從容撿起筷子以掩飾不安。

英雄」原指劉備，獻堂在此用以譬喻台灣菁英，被陳儀視作心頭大患，正如曹操對劉備的猜忌一般。

莊垂勝有兩首相關作品都是運用象徵筆法寫成，先看〈山寺隕墜有見〉一首：

諸法原空相，嗔痴繞望迴。山貧麋鹿遠，寺廢⁷³鼠狐來。屋墜無完瓦，樑傾有棄材。僧尼徒禮佛，莫淨劫餘灰。

如果單就字面內容來看，似乎只是感慨山中一座寺廟破敗荒涼的景象。不過原詩之後附有作者一段自註：

本省光復，日本過去建設，雖經戰亂破壞，然遺產當屬不少。接收後多不甚講求恢復，反阜當事之財，因侵蝕而益見毀廢者不可勝計，且人事又多不計良莠，牽親引戚，源源而來，躡等虛冒，無奇不有。歧視省民，本地人材多置之不用，二二八後尤甚。雖官長疊有所聲明，事實未見稍有改善，政府只知土地產業，民心日見離散，國家前途殊不堪設想。

據此，則可確定本詩的寫景也是屬於象徵的筆法。詩中的寺廟，其實就等同於台灣的象徵，所謂「山貧麋鹿遠，寺廢鼠狐來」前句是指台灣精英份子多遠遁以避禍，後句「鼠狐」之語則是暗諷當政者之竭力搜括。「屋墜無完瓦，樑傾有棄材」進而感慨台灣社會之殘破不堪，幾無完土，以及台灣人才之見棄，無法施展抱負，為重新建設家園盡一己之力，此即作者自註云：「本地人材多置之不用」。但最後兩句作者又假借批評僧尼禮佛之舉只是自我成全，過於消極，暗示作者認為對收拾社會殘局，積極重整家園應盡更大

73 筆者按：「廢」，《徒然吟草》作「慶」，「寺慶」語意不通，「慶」字應為「廢」之誤。詩題云：「山寺隕墜」，「寺廢」即是「山寺隕墜」之意。又按：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書前有莊垂勝此詩之毛筆手稿，第四句原作「寺荒鼠狐來」，「荒」字平仄不合，故改為意義相近的「廢」字。

的努力，苦心企盼日後台灣境遇之好轉。全詩藉寫景以象徵，將作者在二二八之後，「介入與隱居」、「灰心與期待」的複雜矛盾心情表露無遺。

作者另一首有關二二八的詩作⁷⁴，同樣具象徵之妙：

挈眷驅車至，山光久見新。溫泉迎熱客，驟雨洒歸輪。路急雲遮眼，
心危樹撲人。平疇斜照裡，鱗閣接江濱。

從詩前小序，可知本詩是因作者替被捲入二二八事件的舊友林糊出庭作證而專程北上，事後接受陳逢源邀約同遊草山（陽明山）之作。前四句看來是單純寫景，但「驟雨」一詞的出現，在若有若無中，與二二八的突然爆發產生巧妙的隱喻連結。「路急雲遮眼，心危樹撲人」分明是描寫從二二八事件中「劫後餘生」的驚悸心態⁷⁵。最後兩句則寄託作者對災難過去之後，從此社會能「雨過天晴」的期盼與嚮往。原詩之後附有莊垂勝自註：「林兄於四月初被扣，七月廿一日釋歸，未幾，通知不起訴。」可作筆者此解之補充旁證。

葉榮鐘有兩組七絕小詩〈颶風〉兩首、〈霖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四首，都是以大風雨象徵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才的摧殘與重大傷害，構思與林獻堂〈聞雷〉、莊垂勝〈無題〉相似。〈颶風〉內容如下：

風聲陣陣晚來淒，走石非砂咫尺迷。小鳥啁嚅啼失所，飄搖庭樹怎生栖。

鷄栖塌倒欲誰尤，菜圃花欄任踐蹂。竊喜狂風豪雨後，蚊蠅蛆蟻一齊休。

74 莊垂勝《徒然吟草》所收本詩，詩題甚長：「丁亥七月，林糊兄為二二八事件，蒙內亂罪嫌被檢舉，高院檢察傳余於十八日出庭作證人，因帶內人、小女北上。隔七八年一至，遍訪諸友，流連六、七日。陳君逢源載酒邀眷遊草山，歸途霧濃雨急，殆至北市乃晴。」莊垂勝之子林莊生所著《懷樹又懷人》一書頁66-67收錄本詩，改稱〈無題〉，而將詩題列為詩前序文。

75 葉榮鐘同時期作品〈蘭陽途上〉，中間兩聯：「山亂疑遮路，雲低欲絆人。濁流隨軌轉，寒雨打窗頻。」與此意指相通，象徵手法亦相似，詩見新版《少奇吟草》頁186。

第一首「小鳥啁噍啼失所」所描寫：「小鳥」在風雨漂搖中流離失所的意象，正與台灣歌謠〈一隻鳥仔哮啾啾〉如出一轍，「飄搖庭樹怎生栖」是指家園殘破無可棲身的悲哀。第二首「竊喜狂風豪雨後，蚊蠅蛆蟻一齊休」，則可能是暗指1950年國共內戰之後，陳儀被以「通匪」之罪名槍決而發。至於作者〈霖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組詩則是假借詠物之體，以「大風雨後的花草」象徵台灣人才在二二八事件後的凋零斷喪，前文已有討論，不贅述。

（二）美學表現

筆者初步蒐集所得之相關作品總數不少，整體而言難免瑕瑜互見，常見的缺點，有不少作品欠缺錘鍊功夫，造句淺白，淡而無味。但仔細咀嚼，仍可發現不少藝術性強的佳篇。

論整體作品之質與量，乃至作品風貌之多樣性，最突出者應推葉榮鐘。其相關作品不但擅長以隱喻象徵手法寄託深意，即使直言批判之作，在字句鍛鍊上也頗用心思。如古典詩學理論有所謂「拗句矯健」之說，即以「上三、下四」取代傳統正規的「上四、下三」句型，以改變平滑的節奏感，葉榮鐘頗精於此種技巧，試舉例說明：

「輪困膽藉危難見，旋轉禍隨名位來。」（〈弔連宗兄〉）

「差不多官高一切，莫須有罪遍三臺。」（〈弔耕南先生〉）

第一例以「輪困膽」對「旋轉禍」，語氣頓挫的關鍵更決定在「藉」、「隨」兩個單字的音節迴轉，將林連宗的英雄氣魄與迅速遇害，壓縮在兩句之中，先高高揚起，繼之以重重一挫，感慨之深迴盪詩外，久久不絕，迥非凡品。第二例以「差不多」對「莫須有」兩個典故相對，前者出自胡適〈差

不多先生傳>，後者用岳飛精忠報國而遭小人陷害之歷史故事，再分別接上「官高一切」、「罪遍三臺」，對比何其強烈！上句批判戰後初期官場馬虎應付、等因奉此「無災無難到公卿」之惡風，下句為無數台灣精英之遇難抱屈，反諷之意，不言自見。

至於葉榮鐘相關詩作之多元風貌，有的高亢激切，如<三月二日>、<哭若泉兄>二首、<弔耕南先生>、<弔連宗兄>、<弔王添燈兄>；有的纖柔傷感，如<霖雨兼旬小園花草狼藉不堪>四首；有的蒼涼雄勁，如<車過竹北有感>，確實展現個人的獨特風格。

其次，如林獻堂<次鏡邨氏鎌倉晤談有感原韻>、<三月一日聞雷>的幽咽悲涼，莊垂勝<山寺隕墜有見>、<無題>之狷介高古，陳逢源<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殘春弔林耕南>的吞吐迂迴，也各具特色。另外，石中英<丁亥端午有感⁷⁶>的託古諷今，陳虛谷<連宗約過不果作>以輕描淡寫之筆蘊藏悲痛，吳新榮「獄中吟」諸作以大無畏精神展現豪傑氣魄，詹作舟<二二八事件感賦>、<觀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置感作>流露出直言不諱的痛快淋漓，周定山<步灌園感懷原韻（二二八事件）>、林玉書<感時縱筆>則在壓抑隱忍中，對執政者提出真摯的呼籲與針砭，乃至張李德和<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二夜感賦>的描摹緊張情境與恐慌心理，也都值得一讀。

至於李建興、林佛國、呂伯雄、黃文陶等人的作品，則普遍流於淺白枯淡，缺少餘味，如李建興的<維護交通>：「驚天動地亂今朝，膽敢橫行斷路橋。敦勸親鄰宜早散，不聽忠告禍難消。」雖然具備詩的格律形式，卻沒有詩的質素。又如呂伯雄<竹枝詞五首>之二：「台胞愛國本天成，鄉土重光萬事亨。正喜力行民主制，奸徒妒恨眼中釘。」讀來比較像忠貞的政治宣言，同樣缺少詩的餘味。此類詩例仍多，毋待詳引。楊爾材之作<丁亥哭友

76 石中英<丁亥端午有感>前文未引述，內容如下：「日掃庭除且自娛，時煎茶飯豈佯愚。避秦漫羨桃源路，完楚終沉汨水隅。死也難霑西伯澤，生兮不遇帝堯衢。追懷江畔行吟日，耿耿貞忠一大夫。」

人>五絕八首、<丁亥哭某友>五律四首因過度激切悲憤而命意重複，其他陳文石、顏其碩、呂嶽等人，則只有一、二首作品，且大抵未能超越上述諸人之藩籬，未有突出的成就。

六、結語

沉浸於二二八古典詩中，我小心翼翼探觸著上一代台灣人集體的心靈創傷，經歷了一段極其艱辛痛苦的心靈跋涉之旅。不免自問：究竟這些作品背後的精神意蘊是什麼呢？僅僅是仇恨的文學、傷痕的文學嗎？有沒有足供吾人省思惕勵將來或淨化心靈，提昇生命境界的恆久力量呢？我們能從這些作品中淬煉出提供給下一代台灣人的「幸福處方」嗎？

這是我目前無法斬釘截鐵回答的嚴肅問題。以下李敏勇與許俊雅相關論文的兩段話，或許可提供我們進一步的思索。

詩人的語言和想像力會因為現實的劇烈撞擊而破壞，受傷。詩人的作品會反映出語言與想像力受到破壞，在不信、不滿、不安的情境下透過詩呈顯那被破壞而受傷的存在，並且在受傷的存在裡追尋生命的意義。⁷⁷

文學之所以必要，乃在能夠將現象界的泥濘污濁、傷痛憾恨，提昇到一個清澄明亮的境界，為人類苦難沉鬱的心靈提供些許的庇難場所，甚或超越此一低沉闇暗之困境。⁷⁸

77 李敏勇〈傷口的花——台灣詩的二二八記憶與發現〉，見《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321、323，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1998年。

78 許俊雅〈從困境、求索到新生——談台灣新詩中的二二八〉，收入許俊雅《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頁416，台北：南天書局出版，1997年。

本文在進入正題之前，先就「與二二八相關之台灣古典詩」加以界定並列表說明，這雖然這只是筆者個人初步的蒐集成果，但已可以看出作品數量相當可觀。

全文論述重心在第三、四、五節。第三節分別就「發表傳播」、「區域特性」、「作者分析」三個角度，進行文學外緣問題的探討，這三個角度涉及文學創作與政治環境、區域特性的文學傳統、作者個性與社會角色的差異，以及與掌權者互動距離之遠近等。普遍觀察，二二八事件的陰影，折射出創作者集體的心靈傷痕與幽闇深沉的創作意識。

第四節進入作品內涵思想層面的研究，分別討論相關作品的「主題趨向」、「書寫角度」與「思想意涵」。論「主題趨向」，共分四類闡述，分別是：「描寫因二二八事件被捕之心境，反映坦蕩胸襟」、「抒發強烈悲憤，感慨是非不明」、「哀弔死難精英，寄託深沉隱痛」、「呼籲政府寬大處理，期待社會回歸平靜」。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傷痕，以及台灣詩人處在當時悲劇情境下的憤怒、無奈、不安、痛苦，在這些作品中斑斑可考。筆者在這四種主題趨向中都舉出不少詩例，配合時代背景與外圍史料，作細密的文本解讀，目的在闡幽發微，直探詩人創作之深層意旨。接著討論相關作品的「書寫角度」與「思想意涵」。就「書寫角度」而言，大致可分成（1）站在民間立場，指斥政府失政。（2）指責陳儀失政，歸因共黨煽動，支持國府統治。（3）未明顯表達立場，以感慨不幸為主。（4）支持官方立場，視起事者為盲動暴民。這些作品所反映的不只是作者迥然有別的政治意識、處世之道和思考模式，更有如一面明鏡，鮮明映現了台灣人心靈深處的堅強與怯弱、壓抑與宣洩、光明與黑暗。就「思想意涵」分析，筆者嘗試歸納為三種足供後人省思的內涵，反應當時台灣人的「二二八創傷症候群」，（1）退避隱忍以遠禍，知識精英心靈受創與政治恐懼症的投影。（2）屈從依附當權者，反映台灣人喪失自我主體的悲哀。（3）在黑暗中尋找微光，在毀滅中尋求新生，展現台灣人的堅韌精神。第一種令人喟歎唏噓，第二種令人扼腕而倍感沉重，唯有第三種使人振奮激賞，能在一片蕭索的寂天寞

地中，隱然發現一絲看似微弱卻能指引生命出口的希望之光。只是這樣的內涵，筆者只能在葉榮鐘的詩中發現，並未能代表當時在巨大傷痛下的社會集體意識。

第五節回歸為文學性的探討，就相關作品的「寫作手法」與「美學表現」加以分析，「寫作手法」方面，筆者大致歸納成三種類型，分別是「直言指斥以抒憤」、「以議論語氣針砭當道」、「藉象徵手法隱藏深意」，以前兩種手法寫成的詩作雖亦有佳篇，但較容易失之過度急切，缺少餘味，或用詞淺白而枯淡，至於以象徵手法寫成的作品，則普遍藝術效果較令人滿意。「美學表現」方面，則綜合論斷詩人相關作品的美學成果，並給予評價定位。整體而言，從藝術成就衡量，相關作品的文學表現可謂良窳互見，深具文學價值之佳作固然所在多有，缺乏藝術美感的平庸之作，亦觸目可見。可見以震撼人心的重大政治事件入詩，本是詩人創作的自然反映，但作品能否長久流傳的因素，恐怕還是取決於作品文學性的強弱。



參考書目

一、詩文集

- 1、《林培英詩稿》（未出版之手稿），霧峰林中堅先生珍藏
- 2、葉榮鐘《少奇吟草》（新版），台中：晨星出版社「葉榮鐘全集」之5，2000年12月出版。
- 3、應社社員合著《應社詩薈》，台中：文華印刷公司，1970年5月出版。
- 4、許俊雅編《楊守愚詩集》，台北：師大書苑發行，1996年5月。
- 5、《櫟社第一集》，附於「台灣文獻叢刊」《櫟社沿革志略》。之後。
- 6、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漢詩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 7、張瑞和主編《詹作舟全集·傳統詩篇上冊》，彰化：「詹作舟全集」編輯委員會出版，2001年11月出版。
- 8、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414，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年7月
- 9、林佛國《長林山房吟草》台北：林佛國家屬自印本，1984年11月出版，台北市文獻會藏書。
- 10、《灌園詩集》（原書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詩集」）頁29、30。台北：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1992年6月重印初版。
- 11、傅錫祺《鶴亭詩集》，「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6月重印初版。
- 12、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3月重印初版。
- 13、林玉書《臥雲吟草》頁99~100，「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6月重印初版。
- 14、莊垂勝《徒然吟草》，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2001年6月重印初版。
- 15、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 16、呂嶽《醉雪軒吟草》，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第15冊
- 17、石中英《芸香閣麗玉吟草》，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20冊。
- 18、呂伯雄《竹筠軒伯雄吟草》，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第19冊。
- 19、李建興《紹堂詩集》，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第14冊。
- 20、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
- 21、楊爾材《近樗吟草》，收入《全台詩2003年成果報告書》
- 22、顏其碩《陋巷吟草》，龍文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三輯。

- 23、楊青矗《台詩三百首》，台北：敦理出版社，2003年8月初版。
- 24、施懿琳《國民文選·傳統漢詩卷》，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6月。

二、網路資料

「大紀元e報」2005/2/27，中央社記者吳哲豪報導〈救助二二八傷者，醫師林糊蒙難賦詩〉，<http://www.epochtimes.com.tw>）

三、史學專著

- 1、曾健民研編，《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
- 2、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
- 3、《新台灣》（半月刊）第1卷第3號，秦賢次先生影印寄贈。
- 4、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頁270，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3月1日初版八刷
- 5、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 6、許雪姬主編《台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1月三版一刷。
- 7、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第一部「父親與我」第三章〈圖書館時代與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8月第一版一刷。
- 8、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社出版部，1992年2月一版八刷。
- 9、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年6月POD版二刷。
- 10、謝國興《亦如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893—198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2年6月初版。

四、單篇論文

- 1、李筱峰〈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收入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1998年6月一版二刷。
- 2、許俊雅，〈從困境、求索到新生——談台灣新詩中的二二八〉，收入許俊雅《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南天書局出版，1997年。
- 3、李敏勇〈傷口的花——台灣詩的二二八記憶與發現〉，收入《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321、323，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1998年。
- 4、廖振富，〈不有真情不作詩——讀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台中：《台灣日報副刊》（31版），2001年4月12日

- 5、廖振富，〈新版葉榮鐘詩集《少奇吟草》評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2卷，台中：東海大學出版，2001年7月。
- 6、廖振富，〈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國文學誌》第8期，彰化：彰化師大國文系出版，2004年6月
- 7、洪銘水，〈《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見證〉，收入葉榮鐘《少奇吟草》（新版），晨星出版社「葉榮鐘全集」之5。
- 8、吳叡人〈意志之碑——為二二八事件五十四週年而寫〉，2001年4月，《聯合文學》198期。
- 9、林瑞明〈探索葉榮鐘的文學〉（《櫟社成立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2001年12月）
- 10、陳盈達〈萬感填胸不可攔——葉榮鐘詩中的現實關懷〉《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縣文化局出版，2002年3月。
- 11、施懿琳〈南都女詩人石中英《芸香閣儷玉吟草》初探〉，原發表於「吳三連基金會」出版之《台灣史料研究》季刊15期，已登錄於施懿琳教授個人網站。
- 12、薛順雄〈論詹作舟醫師漢語舊詩的時代縮影〉，東海大學中文系主辦「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3年11月29~30日。

五、學位論文

- 1、閔秋英〈石中英及其《芸香閣儷玉吟草》研究〉，2002年6月，彰化師大國文研究所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 2、李貞瑤〈陳逢源漢詩研究〉，2002年6月，成大中文所碩士論文。
- 3、陳嘉英〈尋找空間的女聲——以台灣女詩人張李德和、石中英、黃金川為探究對象〉，2002年6月，政大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 4、陳盈達〈周定山漢詩研究〉，2002年6月，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作者附識

- 1 本文部分內容初稿，曾以〈猶有宿根摧未了，春來還可競芳菲——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內涵析論〉為題，發表於「張達修及其同時代漢詩人」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5年6月25日於南投縣政府舉行，承黃美娥教授講評，經主辦單位同意，由筆者大幅刪改、增補後另行投稿發表。
- 2 投稿本刊後，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不少寶貴意見，謹致謝忱。筆者已根據審查意見盡力修正，惟牽涉較大的問題，限於時間因素，未能妥善處理，請俟來日。